

書



西園公文集卷之五

壽序

尊太親家憲副默齋孫公八十壽序

鄉先生憲副默齋孫公是歲壽八十惟九月朔旦  
爲懸弧之辰邑之大夫士洎於常所往來爭爲壽  
而余介姻婭之末不可以無詞先是公以趙太常  
司空表聖故事作壽藏於吳淞江之上而少子季  
良實以公命來徵予銘因論公平生大節常歎以

古吳許承周見魯父著





爲奇偉卓犖如公者雖史傳所書不易以多見也  
按公之先大夫承德府君夙有四方之志其南遊  
嶺粵也道病不返藁葬於蒼梧之野公時甫弱冠  
號慟幾絕裹糧走數千里外卒以喪歸往來涉險  
道冒毒霧出入蠻寇之間而不及於患若神物所  
護者嘉靖之初年彗星再見東井有詔言官得極  
陳時政南京馮御史者上疏獨剴切指摘當路諸  
大臣爭欲中以危法公時已釋褐主事刑曹獨持  
不可曰法者天子所以爲平於天下奈何阿大臣

旨乎於是御史得未減而公坐貶官置之懷遠夜  
郎之地其後世宗皇帝展視顯陵自京師抵郢襄  
之間上下數千餘里供事諸臣動輒得罪所至人  
人自危公時僉楚憲獨不少避晝夜宣勞卒以稱  
旨受賞凡公自布衣以至貴顯事無鉅細無不可  
書者此獨列其大者而已以此見公忠孝之性培  
之而愈固昌大之氣塞之而愈流固憂勞之所不  
能加貶斥之所不能挫而蠻風瘴雨之所不能侵  
也公其有不宜壽者哉且天之報施善人也昧者



以爲不可測而不知茫茫之中嗇或豐之損或益之遞相乘除若握筭然無毫髮爽也世之君子懷抱才德者進而公孤次而卿二日有之矣而能享優游太平之福者幾何人哉公年未五十卽已懸車其仕未爲甚遂然至於今三十餘年矣而耳若加而聰目若加而明筋力若加而強談笑飲食無一不如少壯人之爲者是天固使之康寧百歲之間而長樂夫山林之樂也豈非忠孝之報也哉或者曰子之以此壽公則可矣而必稱子所銘壽藏以爲說則何居予應之曰子獨不聞晉獻文子成室之頌乎斯善頌也已於是談者旣退公輒然一笑而受之



許毋錢太夫人八十壽序

蓋予聞許氏世有壽毋堂焉許氏自國初以來代稱富厚多龐眉白髮衣冠之老者歲時行鄉飲酒禮則其家老者必在上坐而至於閨門之內以女德躋上壽者又多有之正德間登仕翁之毋趙孺人年九十登仕作堂以奉之於是始取闕官壽毋之義其後五十年登仕之孫給事公一新厥居而堂之名仍而不改蓋給事有毋錢太夫人時亦已七十矣初給事之未貴也厥考同州翁雖頗饒



裕然務爲儉約而給事獨豪爽喜與賓客交懽太夫人往往以簪珥佐酒食之費給事是以深念之及既貴家居所以孝養其母愈益至備致四方珍異之物以充其旨去歲給事壽六十特製五色錦袍服之拜舞堂下以爲比於萊子焉而是歲三月二十三日復爲太夫人八十之誕給事將大慶於家如某者於通家誼最深不可無一言之賀予惟往時讀書其家從給事之子繼顏見太夫人於屏後藹如也居既久之知太夫人居常姁姁不以色

加人內外之戚得至中堂者遇之皆曲有恩禮或以乏告至稱貸以賙之臧獲輩以事怒給事者必藉太夫人以爲解其在女中可謂有仁者之德是宜壽予嘗序給事奏草見所謂議賑遼東者作而歎曰許公許公仁人哉一言而活遼陽十萬之命乎夫仁者之報及其子孫况於其親哉是又宜壽且許氏二百年來福祿綿遠世有耆德而趙孺人以一女子臻期頤百齡之瑞則太夫人可知已是又宜壽然則今日所持以進一觴者無出於是三



西園公文集 卷之五  
宜壽者矣抑予昔嘗檢閱其家所藏文字見前輩  
黃應龍先生實爲壽母堂記而後記則歸大僕爲  
之二公所稱述令人有穎封錫類之感因論以爲  
爲人子者不幸而不得書具慶幸而得將其母如  
二公所記猶庶幾哉則予今日所以致詞於斯堂  
之下者非獨以爲太夫人壽固亦區區之私也已

王母陸孺人八十壽序

余自釋褐游今少司寇瑯琊王公之門又十年所  
而友其從弟保御君保御君者濟美也是時爲萬  
曆丙子保御君之母陸孺人壽七十友人盛賢甫  
索余文壽之余媿蕪陋不能辭而是冬余母壽亦  
六十座中得司寇公文以爲光耀客咸歎譽曰嘖  
嘖許生能徼司寇公筆耶迺余見公文而愈內媿  
也今歲九月孺人之誕已進爲八十陸先生汝陳  
復來請如賢甫余惟曩者之詞於保御君未甚習



也以為司馬公為之祖都事公富埒封君為之父  
司寇公與其季光祿先生為之兄若弟而君於其  
間稱佳子弟而已廼今則既習之矣司寇公兄弟  
爵日以崇望日以重諸羣從科名且日以隆隆起  
而君又特見親愛藉令稍自為謀即封君之業可  
再致而君乃若甚不屑者家具取裁充而已僕馭  
取裁給而已嘗有籍尚醫一造國門拜命而出歸  
從兩蒼頭微服行里間居家治脩髓奉陸孺人外  
惟對客擊鮮飲醇竟日夕不倦其於世俗子弟求

田問舍事蔑如也夫以君生長公卿之家履盛滿  
之會而能晰於止足厚自貶損此其中必有大過  
人者抑余聞孺人蓋儒家子其所以訓教之者固  
有素與君家前人有言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者  
猶虎豹君今司寇在前光祿在後顧不難為仲耶  
而乃不爵而崇無勢而重徃徃四方之客過海上  
者既造司寇公兄弟必問訊濟美亡恙蓋能不為  
前後所掩隱然配二美而三之子稱賢子而母稱  
壽毋誠可嘉尚也已余甫執筆頌君母子而君之



西園公集 卷之五 七 肯綮堂  
宗老少葵先生辱以家慈幸躋七袞預集諸大夫  
來賀乃更得司寇公文觀者歎譽如昨因竊計孺  
人之誕君家兄弟所以鋪張盛美者故當戛玉鏗  
金燦然爲東南巨觀余何敢廁名其間獨以習君  
旣久又重違陸請也遂次以授之

壽秦毋王太孺人八十序

嘉靖壬戌癸亥之歲余讀書許給舍之東園時許  
子繼顏張子德父皆來共學繼顏故善秦君敷君  
敷時時過園中與晤語一觴一奕余必在焉余雖  
雅知君敷名然自是始識之余時方弱冠性自喜  
顧謂古人可力致操筆爲文務不諧時好以故人  
或笑排之然君敷獨心竒余余亦喜君敷之能知  
已也相與爲忘年交益洽其後余幸竊科第獲一  
官輒遭蹶躓於是向之笑排者且復起然君敷愈



獨心憐之嗟乎君敷之於余可不謂相知以心哉  
歲辛未八月之二日爲其母王太孺人八十之誕  
先是值君敷拜闈之德化令將奉太孺人之官太  
孺人曰吾春秋老矣闈地遠吾就汝養不若留汝  
子養也弗許於是距誕辰尚遠君敷曰然則其少  
需乎將捧觴而後行太孺人曰汝期迫矣不可以  
吾故滯汝之程亦弗許君敷乃以七月二日預爲  
太孺人壽其姻若友聞之爭往賀而諸君德父輩  
游君敷父子間乃推德父來與余謀頌禱之詞余

深愧菲劣然心重君敷不能已也余聞秦氏故以  
科名雄海上其在吾縣者則禮部侍郎文仲先生  
獨以薦起爲最著嗣後兩地代不乏人蓋其所植  
深遠矣初君敷猶爲諸生時其先公忽遘家難顛  
沛者數年然卒賴君敷之孝以免而太孺人居其  
間亦不知其夫子之在難也及君敷旣登鄉書稍  
稍復其故業所以備孝養者愈益至太孺人亦益  
甘之以有今日夫以秦氏累世深厚之積每觀其  
家徃徃取科第如拾芥而以君敷之才其得之獨



西園公集 卷之五 九 前雅堂  
若不易然則夫壽考康寧之福天之所以錫於其親必有不在彼而在此者而君敷當艱難險阻之時能使太孺人無家室之憂則其必能介親之壽於今日尤可卜也遂以復於德父使誦於君敷君敷當亦余爲知己哉

周母王夫人八十壽序

予與周公馳同里也同業也又同爲諸生也初公馳年十五六時猶落魄從里中兒爲娛戲至弱冠始謝去攻舉子業然資性高朗業舉子輒日益精持試有司輒每在高等予心慕力追之每公馳讀書至會意處卽不以告人獨時時爲予說予尤竦聽焉其後予偶竊一第以去而公馳今猶偃蹇爲諸生雖隋珠卞璞世終有識之者而予每自詫顧所以得先者不知何也公馳母氏王夫人今年壽



八十以六月十五日爲設帨之辰予兄事公馳於夫人有子弟之誼不可以無祝予聞周氏世爲東土著姓其讀書者往往登科第爲官人而其家食者猶生產力作不失爲富家翁至公馳之父荻溪先生始中遭蕩費來徙崑山然先生終以家世故不能爲窶人子態見家事落落意氣恒不平以故遇夫人少所當意夫人終不言夫人嫁時金珠綺縠爛然盈箱至中年殆盡所御皆荆布終亦不自覺也蓋雅性柔靜如此先生旣不幸違公馳之養

而夫人母子慈孝相守間爲公馳追論數十年前恍然若他家事榮悴甘苦了不經心公馳亦重念母夫人疇昔之故嬉怡膝下一味之甘夫人未食不敢先食或間往他所無問遠近必預爲夫人治寢食具然後行夫以夫人前者之遭猶處之若是則自今日以至百歲其無不可也公馳方強壯之年雖屢躡場屋然觀其志益果氣益奮視一時以文章取科第者咸齷齪不足爲其不至於得也不止矣其能以詩書之澤振周氏之宗也審矣夫人



西園公集 卷之五  
雖春秋高猶當見其子之成而安其養則自今日  
以至百歲其真無不可也予惟於夫人子弟也故  
所以祝者不敢爲飾辭公馳試爲夫人誦之

大夫警齋王公七十壽序

鄉先達警齋王公以是歲四月十九日爲七十之  
初度予友鄭子夷偕與公游者若干人將獻觴焉  
前期來謀侑觴之詞予辱從公後又重鄭請弗可  
以已予惟王氏世爲著姓自秦漢以來代有顯者  
至唐以崔盧李鄭與王謂之五姓而晉世爲尤烈  
以裴謝二氏亞之或曰王謝或曰裴王蓋其源流  
遠矣而東南之王祖瑯琊公所謂瑯琊王氏者也  
在吳中者自司馬公伯仲相繼登科司馬歷官八



座而王氏之宗功名富貴蟬聯不絕其盛幾擬於昔而公與其弟少葵先生復相繼登科先大夫樂葵翁緋袍素髮身都封君之貴父子兄弟一時赫奕邑中人尤豔之初公以嘉靖己丑進士爲光州守聲名燁然起矣州有號士夫者旣家居輒欲持州中事事無大小必造第謀之前守視爲故事莫敢問至公獨否會御史行部至州遣他倅廉州治否狀倅乃挾御史威爲苞苴計所過諸州縣率與之金公獨曰如吾州宜無不治者且奈何賄墨吏

以求名乎卒弗與倅深啣之因謗於御史而士夫者復陰佐其說遂罷官歸方公之歸也年未三十人咸謂公以名家子掇巍科所見族父祖輩皆駁歷中外爲大官而已乃一試輒弗售意必有戚戚不自得者而公卒能恬然聲利之途脫屣塵埃之外至於今年已七十矣回視往日毀譽得喪恍如夢中而向之阻抑摧挫之者已與草木同腐不知凡幾春公獨皤然矍然爲盛世一遺老也其相去何啻千里哉抑公獨仕雖不遂然多賢子行必有



西園公文集 卷之五  
三  
究公之施者昔嘗讀蘇子三槐堂銘而嘆之夫晉公方以直道不容於時而遽以三公必其子若迂誕不情之甚乃至魏公果然蓋天道虧盈益謙之理有不可誣者且所謂三槐固公家事也公當復見王氏之盛如昔日也哉夫稱人之壽旣本其家世而又及其子孫此亦頌禱之禮宜爾也子夷等以是壽公公必爲進觴云

寅齋顧公偕金夫人七十壽序

古之所謂鄉先生者非必其名位融顯足以豪於其鄉之人之謂也於此有人焉宗族稱孝弟鄉黨稱忠信處而足以範俗出而有以及人苟如是是稱可以稱鄉先生矣蓋向之名位融顯豪於其鄉之人者卽百年之內固旦暮視之也而吾之所謂鄉先生者跡不出邑里之中位不逮公卿之籍如寅齋顧公始爲運貳旣遷佐蘄州有百里之寄非若醯司獨觀其守而已而公益務稱其職當道察舉



異等每旁縣長令缺輒移公往攝其事所居無害所去見思凡在蘄又若干年方是時楚之言蘄吏者不循其守而循其佐今去佐之日又若干年其士民益思之相與舉而祀於學宮之傍蓋又不尸祝守而尸祝佐云公旣解蘄政乃屏跡里居雖徙宅闔闔中而市人莫識其面縣大夫有所造請多辭謝不出歲時一報謁而已平居衣冠楚楚不輕以色笑假人言必依名教動必蹈規矩間從親故飲能至數斗好事者竟日伺其醉不得也蓋公之

出處大致如此而其族子汝衡輩又數言公內行純備事後母以孝聞事兄以恭謹聞嗟夫若公者非所謂宗族稱孝弟鄉黨稱忠信者耶其出有以及人而其處足以範俗者耶世徒以名位豪其鄉之人者乃百年於旦暮如公固一日而百年也况百年也哉於是公年七十以是月十有四日爲懸弧之旦而去歲臘月之望公配金夫人壽亦七十夫人慈惠好施至老不倦稱爲公之配也公之族長幼若干人將舉合慶之禮而推汝衡懋俊宇清



三君子偕來問詞於余余黍年家子雅知慕公之  
爲人合於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行當見公夫人其  
身與名相無窮也已故不辭而爲之序

取此而共

壽敬齋周翁七十序

敬齋周翁世居邑南千墩浦上人謂之吳橋周氏  
周氏之先余未暇詳其所起而以孝弟力田爲右  
族舊矣至中憲公始益貴盛中憲四子仲曰澱山  
先生起家進士至河南右叅政中憲之貴繇此其  
次周翁云初中憲爲博士弟子以病不克卒業於  
是雅意教子已而歎曰有子何必盡仕宦哉乃勅  
翁等曰爾輩第治生毋忘先業謂伯與仲曰爾讀  
書從仕以畢吾志居久之仲遂爲大官以去而伯



亦有聲譽序間翁獨從其季治生家亦日起兄弟皆如中憲之教所居千墩浦上原田膾膾列第相望仕者都參知之貴而居者不失封君之富參知公游宦四方所至稱廉吏雖其天性固然而諸兄弟相與經紀家事不使有內顧之憂而益以砥礪其水蘖之操則翁輩亦不可謂無助也參知之懸車也雖徙宅城中而歲時恒過浦上兄弟白首相聚飲酒為樂而其人又皆淳古有香山洛下之風鄉里歎羨以為難得及參知即世復相與蓋哀而

翁尤獨親其襄事所遺幼子翁撫如已出為延明師教之如中憲教諸子時蓋吾聞中憲兄弟亦四人友愛極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輿舁至家晨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蓋其家法如此又其先有耕樂翁者生吳文定公時歿而公為之銘曰剛直君子其人可知也繇此言之翁家之世德深遠矣是宜富貴壽考之人彬彬也翁今年七十以五月五日生昔田文以五月子為齊相顯名諸侯而後漢胡廣宋王鎮惡皆以是日生廣年踰八



十福祿榮名極漢世人臣之盛而鎮惡之生其祖  
猛深異之卒亢王氏之宗翁之誕亦奇矣是日也  
翁適以高年拜冠帶如詔格諸子鎬生輩將舉菖  
歎之觴進長命之縷以爲親壽於是余友王子方  
請所以賀之者翁亦自使所善龔君來致意焉故  
不辭而爲之序如此

壽誠齋周翁七十並序

是歲七月十有七日爲誠齋周翁七十之誕而其  
配朱宜人亦且七十於是其子渭生將舉並壽之  
禮惟周氏世以貴雄其地所謂吳橋者人謂之吳  
橋周氏至封中憲公族始益茂中憲四子仲曰澱  
山先生以進士起家仕終河南叅政所至立廉治  
聲中憲之貴繇此而伯叔季三氏各能世其家業  
而益斥大之今周翁其季也先生仕宦四方家猶  
在吳橋里中旣懸車始徙入城而每歲省歛時必



反故里課所獲多少曰首以是爲縣官賦餘廩藏之兄弟白首相從日治酒食相召爲樂合於豳詩所謂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稱彼兕觥之意鄉人每見先生黃蓋金魚從四三長老田間莫不侈談以爲美事無何而與伯叔氏者相繼捐賓客獨翁孺人愈益康蓋翁體貌豐碩善啖啜與孺人皆安渭生之養渭生每進二親膳必甚設設必甘肥軟美二親舉之必爲盡嚮焉渭生晨夕候食飲狀不如是不爲愉快其父父子子夫

夫婦婦如此夫周氏自中憲以來貴盛若彼至於今日老成彫謝而先生之後益寥寥不絕者如綫人皆以謂天之報施先生不宜如是然譬之千尋之木焉其大可以蔽虧日月而旣其久也不能無蠹腐黶蝕之處易之道至於剝可謂窮矣而其上九之繇乃曰碩果不食蓋有所以爲蠹腐黶蝕者則必有所以爲碩果不食者天其將以翁孺人爲周氏不食之果耶翁率多鄉居自有肱篋之警每冬月始入城然出而于畝入而卽宮無不與孺人



西園公集 卷之五 其 蕭穆堂  
偕者孺人雖少翁二歲而涓生必並觴焉者蓋所以承翁之意而養其志也友人沛國朱君隴西李君武陵龔君皆與翁內外有連及是偕來徵文爲壽予旣重其請且與涓生同爲侍御趙公門下士而其子益謙復於兒輩有研席之好故不得辭而爲之序云

養吾曹先生七十壽序

余昔謬有時文名與友人周公馳藝相埒也而曹昭復氏自太倉來定研席交旣而公馳遂館於昭復而余以戊辰上春官識昭復之尊人於長安邸舍是爲養吾先生病弗克試也先生父曰沙溪公嘉靖中爲名御史嘗廷劾汪尚書被杖而先生復以妙年魁應天鄉試父子隱然名動東州之人而先生特善病續食公車無慮十次病者居半病已輒行行輒以病返而意不少衰公馳嘗爲余言先



西園公文集 卷之五  
生於書鈔所不覽至五經三史則自少披誦而尤  
務咀其英華爲制科文能宛轉與時曲折間出一  
二示人卽新進少年不過也然無如病何卽不病  
又無如主司何而先生乃用其餘以居積起業嘗  
爲人言世之治生者其途不一然大較無如治田  
矣田之所虞者歲也而人事備則歲不能害故其  
入常什伍數歲之入常什八卒以此脩而息之與  
封君埒富而其名復傾東州之人然先生務寬大  
不爲纖嗇而好行其德益甚自其先大夫歿諸弟

皆幼先生常卵翼之踐更不過其家所調恤姻黨  
賓從之乏無筭至有朝授殮而夕操戈者先生置  
弗較久廼益忘之其爲德如故也而性特淡薄酒  
不能三爵食不能二簋嘗出按行諸田舍其舍人  
烹羊醜酒爲具極豐先生顧不樂傍舍人聞之更  
以豚蹄脫粟進則欣然爲舉其自奉率如此昔鴟  
夷子有言計然之策越用其五而得意旣已施於  
國吾欲用之家夫先生以彼其才使之居高享厚  
以施於國卽今世無霸王之業亦必有以自見乃



不得志於一第而僅用之治生治生蓋先生之餘也而又能推之於養生曷不觀先生治田之言乎田之所虞者歲也而人事備則歲不能害往者先生固虞病矣而善以藥物自輔又多陰德於人雖其貌癯然而其氣充然其視炯然其聲欲然固亦所謂人事備而病不能害之驗也先生今年壽七十矣尚父非熊平津牧豕之事不足以爲先生辱而昭復方有聲公車其孫某某輩又皆善文好學它日究先生之志者於是乎在先生行且見之於是陸君汝陳以祝詞爲請夫祝先生者多矣余何能爲贅獨謂先生見治世之緒於治生移治生之法於養生人或未之及也因本所聞於公馳者爲序以復汝陳之請



壽松泉顧翁七十序

天地之間有形則有欲人於有形之中爲最鉅則其欲宜愈多也然而可以力致者常十九烹鮮挹醇富者所以鳴鐘也乘堅策肥貴士所以結駟也以至珠璣犀象希世之珍生於深山產於重淵出於越南燕北之外者苟爲人之所欲則其險且遠皆不能限而輻輳乎都邑之市積藏於金帛之府何者爲其可以力致也惟夫所謂壽者其予之奪之豐之約之皆不出於人而一出於天故夫人之



欲能取必於前數者富貴之適山海之珍而不能必其閱世之脩永何者爲其不可以力致也惟其不可以力致而卒致焉者則人之美之以爲加於前數者可欲之事而生辰之慶始重於天下吾邑松泉顧翁者世爲青浦縣人至翁始來家於楊槍涇之里今年七十矣以是月十九日爲懸弧之旦其子小泉與子高氏有連子高因以壽詞爲請夫爲子高姻也者則吾姻也其可以辭余聞子高言翁少而農壯而商皆務勤生力作以殖厥產至於

今居有田廬之美出有舟楫之安廩有餘糧箱有餘帛稱雄於楊槍之里人於向所謂可以力致者翁旣身致之不啻饒矣而七十年間上無官府督催之煩而下安其子孫甘毳之養時以其暇爲酒食具呼隣翁田叟談說桑麻較量晴雨爲優游太平之老者自今以往殆又未可以年計而數推也則夫所謂不可以力致者翁又獨以身享之是豈易得哉夫人莫不欲壽也而翁獨能致之於天則自今日以至百歲欲壽其父者宜莫如翁之子而



西園公文集 卷之五  
知可以致之於父也欲壽其祖者宜莫如翁之孫  
而知可以致之於祖也欲壽其姻者宜莫如翁之  
親黨而知可以致之於翁也蓋所謂天之既定而  
力之說又不足以勝之矣請以復於子高其可以  
壽翁也哉

中溪戚先生七十壽序

戚先生教授於大梁上谷之間數年矣一旦以年  
將七十致其事而歸歸三年而始及致事之期其  
親戚故舊與及門弟子咸往獻詩文爲壽初先生  
與中丞羅村李公及夢江張公相友善甚篤至是  
張公之子文明李公之子貞之輩咸來謀所以壽  
先生者予問之則曰吾先子輩於戚先生爲四十  
年交矣其同爲諸生時日率以文爲會會之暇則  
相與握手論心商畧今古徃徃秉燭對坐夜分不



能休每先子造戚先生輒呼爲具先生家子弟不問知爲先子也遇戚先生至亦輒呼爲具吾兩家子弟不問知爲戚先生也其後不幸吾先子者相繼捐館舍而先生方以貢士爲學官先生爲人和厚平實處世無賢不肖咸得其懽心與人謀必展盡底蘊乃已出門過東家東家主人留與語必欵坐移時方去至西家復然其不欲傷人之意類如此至於訓誨後生小子尤樂易多所感發出其門者彬彬有長者之風焉當在開封時開封士曰戚

先生吾父兄也至不忍舍去其教臨穎也猶開封也其教大寧也猶臨穎也銓部方稍徙先生而懸車之計決矣先生自壯時卽體不勝衣目下視兩足行而吾先子者皆丰儀碩偉人咸爲先生憂然其致乃脩短不齊如此先生之誕以某月某日使吾先子而在宜如何爲賀此吾等所以不能爲懷者也然有先生在焉先生而壽則又吾情之所不能自己也許子曰予自少則識戚先生知其爲誠長者今又聞子之言則戚先生之壽宜也且子之



言可以壽戚先生矣予又何贅哉因次第其語書于篇以爲戚先生壽

近塘周翁七十壽序

余弟聘於汪汪故以貲雄新塘上而汪與周有姻婭之戚周亦以多貲稱所居地以其家故謂之周市汪之富以居積周之富以力田此其所以雄一鄉而奔走之者也周市去新塘不數里予至汪氏則必過周氏周氏之最長者曰近塘翁往往致汪之親以親於余今年七十矣以四月十五日爲懸弧之旦而諸子霽川君輩率其諸孫某某預以二月之望稱慶於家余不能無詞以賀聞諸長老



言周氏之先有承仕公諱洪者國初捐貲建崑山學宮因命其子起鰲爲學宮弟子是後皆隱德弗耀至僉憲公始以進士起家翁去承仕遠其世數不可詳而僉憲則其從父也翁之初年世業稍替至晚歲乃盡復其舊而更斥大之家旣饒裕其賦於民愈益平民有交惡者不願造公府咸願得周翁一言退而稱於人曰周翁言固當其居鄉如此初余之識翁也爲六十許人體貌頗立耳目行步噉啜笑語俱不少衰見之若四五十歲人也今又

十年矣見之猶若曩所見人也豈翁之精神得於天者特厚與或翁自有以攝之與抑其家世德足以綿其後之人與而翁又益有以培之與將翁之子孫能孝養厥祖父而致然與若然者雖繇此以至百歲可也先是邑侯行鄉飲酒禮學宮諸生以爲齒德無如翁者請往賓焉及翁之誕不獨其鄉之人爭奔走以爲禮而前者諸生及縉紳大夫輩多操筆而文者此豈他富人所能徼於必得者哉余聞而歎之且亦將致汪之親以親於翁故漫爲



之序

封兵部員外郎新安陳翁七十壽序

隆慶改元之初吾邑薦鄉書者八人晉卿汨予與焉其明年晉卿之尊人新安翁壽六十晉卿方與予成進士京師因歎以爲燕市春風使人有白雲親舍之念東向唏噓者久之會晉卿拜開州守時方夏月不憚觸暑兼行衣錦過家上觴爲翁壽予偕闔郡同年生乞言於瞿太史再拜送晉卿國門之外因以壽翁至於今予旣家居向所謂八人者浮沉顯晦大有殊致惟晉卿仕最達而翁復已七



十矣初晉卿之未貴也翁家世儒生無厚產少時其大父西溪先生嘗舉於鄉爲博士博士冷官所餘青氈而已壯歲爲秀水令周公贅壻而周夫人復早世以故其貧如初惟朝夕吾伊爲里生師以自廩晚乃卜居西城之下蒔花藥籠禽鳥爲娛戲而晉卿則爲經生師以奉錢廩之忽忽十年之間晉卿繇司馬卽奉璽書爲全楚督學使者而翁都封君之貴可謂赫赫融顯矣而色無加富也蓋晉卿仕益貴翁愈益爲長厚務拯人之急排人之難

姻黨之貧不能具餼粥者歲輸之粟歿而無以葬者時給之器舊館人之不能自存者呼而授之室往嘗以貧賤困辱翁者如弗爲困辱也者而更德之其賢於人如此自晉卿在司馬時廟堂徃徃才晉卿欲徙之銓部翁亟貽書止晉卿曰文武部等耳何徙也及欲徙給舍翁又止之曰繇卽署得秘書衆將指焉晉卿皆受教唯謹蓋翁於其子功名之際又能識其正如此豈非古之盛德君子哉歲之四月念有九日值翁懸弧之旦且八人如有功



者以嘗出晉卿門不復講友生之禮若金又舉進士方需次天官而懋善諸君則予齒差長乃不得辭而僭爲之序且以吾輩於翁子弟也故不爲蔓詞特本其平素而頌之如此翁今雖七十聰明強健齒髮不少衰見之若五十許歲人者殆天所以祚有德未易量也

張母趙孺人七十壽序

予自爲諸生時謬有文字之譽同學周公馳藝實先予而予獲與之齊名時則友人張端甫好學能文亦有時譽雅交予兩人之間端甫家邑西南十里之外而其城中讀書處於予兩家爲近予兩人者所業一出端甫必造觀之口津津稱善不已亦間以已業相示予兩人偶摘片語告之心未嘗不款款然服也蓋相信如此暇則命觴相從山間月下坐嘯行歌往往至旦亦扁舟時過其家則邀留



信宿掃門設榻習鮮擊犬所以娛樂之者又甚具  
蓋端甫之父濱洲翁及其兄信甫以端甫之信信  
吾等故雅相傾下而母氏趙孺人又以翁與其子  
信之之故故設客如此以端甫之賢而其家又有  
以成之良不易得也予以隆慶丁卯舉於鄉而翁  
亦以是年十月爲六十之誕予與公馳輩數人各  
往觴之曾信宿留矣掃門設榻習鮮擊犬矣其後  
六年爲今上御極之元年四月四日復當孺人七  
十之初度予意端甫必吾告而端甫不言也端甫  
謂予必來而予不知也公馳亦意予必往而不偕  
往也乃以旣壽之十日爲文以遺之自附于升堂  
拜母之後嗟夫古之賢母能成其子之賢而安其  
子之養史傳所書蓋不少矣孺人之壽其未艾也  
哉予往之日當復見孺人設客之豐而端甫之於  
予文將勦津稱善否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壽京兆墨峯陸先生六十序

京兆參軍墨峯陸君者海虞豪俠好義君子也予嘗識之於許給諫之座給諫以酒觴君子偶過給諫因并觴予與之處殆恂然儒者進退樽俎間氣貌雍容甚都相與談翰墨事微言中窾益汪汪不可測予蓋心醉焉時君携家樂一部就酒所張之歌聲舞態婉變傾人因知君僕御之盛如此又嘗泊舟閩關之下而君所乘畫舫在焉踈密廣狹曲有程度客曰此墨峰君舟也居頃之一時城中詞



人墨客之輩多就之者因知君游從之樂如此歸而稱之給諫之子繼顏及其友陳威甫輩咸曰君非獨爲是舟也蓋屢更焉每更輒益奇其於居室也亦然因言君世家宛山之旁華湖之上至君益斥大之所居虛敞之堂與燠之室在所而有咸出君心匠工人執斤引繩候顏色惟謹不能出一語至于闢地爲圃輦石分江皆極人工以侔天巧因知君家食之奉又如此蓋十年之間予雖一識君而於君之風槩不啻朝夕之矣一日友人張端甫

自南雍歸忽詫予曰自吾居南所與盡海內士也而文學行誼無如海虞陸德光者予亦聞其人乎予謝曰不知已復詫予以德光尊人之賢予懼然曰如公所談得非墨峰君乎端甫曰異哉不知其子而知其父予笑應之曰予所謂不知其子觀其父矣今年春復踵門言子所識墨峯君者以去歲五月爲六十之誕吾郡之人爭奔走焉而吾弗及觴也將以茲誕之辰往子盍爲我文之予謂端甫若他人則不暇爲如墨峰君者不敢以不文辭也



昔齊田文以是日生俗謂之五月子嫌之而身致齊相客門下者常數千人後漢胡伯始亦是日生壽踰八十福祿榮名極漢世人臣之盛予惟君任俠好士庶幾孟嘗之風今年甫耳順厥子德光行以詩書大其門戶君既能樂已之樂而他日復貴其子之貴其至百歲無難也予請以前所稱爲君頌而以後所稱爲君祝可乎端甫往矣爲我於湖山之間擇佳處焉尙偕端甫造之因訪君父子升其堂而休其圃申十年之好哉端甫曰唯遂書之

東瀛徐君六十壽序

東瀛徐君者世爲嘉定槎溪人槎溪密邇海上其自號東瀛以此嘉靖中海寇大作槎溪破君乃徙家崑山從其壻晉汝良同居君無子撫汝良如子汝良之於君如父也君爲嘉定學弟子及來崑山則稍與邑中士友往還相善余間從衆中見之問知爲嘉定徐君也視其貌頎然詢其人廉直君子也其學則東土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其家有藏書之樓饌賓之館其庭有禽魚花木水石之娛其致



冷然適也然君既不爲未同之變而余復踽踽寡  
合故無因得至其處望見之而已於是君壽六十  
汝良乃介余友徐通甫鄭澤之徵余文以爲壽且  
曰君固雅好之余愧且謝然不可以辭余以謂夫  
人寓形宇宙之間貴其適吾之適而已然嘗以是  
概觀古今之人其攘攘汲汲者何多而能適其適  
者何少也是故知讀書則驚於功名有生產則急  
於嗣續是二者盡夫人而欲之不知其有命焉其  
至不能拒其不至不能強也而昧者徃徃決性命

以營之雖使幸而有得然亦勞甚矣况有終不可  
得者乎今以君之才如彼而其人又如此則雖致  
身雲霄之上依日月之光其誰曰不宜者而卒老  
於一經雖子孫繩繩似續妣祖以昌大其宗又誰  
曰不宜者而斯干之頌未聞也此舉世之人所爲  
攘攘汲汲一日不能去乎其心者而君委之若棄  
視功名糞壤耳視嗣續疣贅耳超然出乎世累之  
外而適君之適此其中有過人者矣是宜行年六  
十而齒髮不少衰耳目聰明如強壯人也東漢向



子平隱居不仕男女昏嫁既畢勅斷家事肆意五  
嶽之遊史稱其不知所終蓋仙去也君止一女早  
贅汝良無復向平昏嫁之累而又能游情書史時  
與賓客寄興於禽魚木石之間正不必生羽翰于  
白日而壽之所至固當未艾也哉因書以復徐鄭  
之請殆汝良之意而君之所樂聞也

尚寶卿顧玄山先生配陸宜人六十並壽序

國家稽古建官於符寶設卿貳之職亞於部寺蓋  
周官典瑞掌節之遺制而較之前代爲特重焉業  
是官者出入承明在帝左右與文學侍從之臣伍  
遇朝廷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巡狩必以卿從其重  
也如此自非妙揀天下清脩雅望之士則不以畀  
之而勲舊重臣有大功德於旂常者其子若孫始  
一二獲登其選蓋祖宗所以優之者至矣鄉先達  
顧文康公以狀元及第位宰輔於嘉靖間德業聞



西園公文集 卷之五  
望一時罕及而其冢孫玄山先生以公蔭歷官至  
尚寶卿當先生少時讀書治舉子業指顧謂功名  
可立就及屢躋場屋逡巡出於是官蓋非先生意  
逮其老也猶以不得制科爲憾然出於制科者自  
非所謂清修雅望之士曾不得托跡焉而先生翺  
翔丞二以至正鄉優游禁闈之間餘二十載可謂  
清華之極其又何羨於制科也哉予聞文康位冠  
群僚榮遇無比世宗南巡至托以宮掖之重而先  
生禮法自閑初無奢豪之習厥配陸宜人以冢宰

之孫爲相門之婦而被服飲食尤以儉素爲先及  
先生致政來歸每與賓客過從雖至夜分必集諸  
子舉一日所見聞者以爲訓戒至於宜人亦率諸  
子婦躬績緝候先生歸以爲常蓋其父子夫婦之  
間恭儉孝敬有古人之家法則文康之福祿宜及  
於世世而先生宜人之身其康寧壽考又何待於  
言哉先生之誕以三月二十日宜人以四月某日  
是歲皆六袞矣其從弟寅齋先生與二子懋善懋  
孝皆來謁予文以爲壽予於二子雅有文字之好



而懋善又為丁卯同門生則寅齋吾尊行也不可  
以虛其命遂為序之

周母王夫人七十壽序

嘉靖辛酉之歲予友許繼顏偕周子懋敬等洎予  
為八人曰是若而人者皆當有所用於世乃倣藍  
田呂氏之約為社會會之日相與祀漢壽亭侯若  
曰侯其蒞盟焉行之數年久而怠且散隆慶辛未  
予自浙東罷官歸越明年周子與言復舉前廢祀  
侯如故命予為文遇祀則讀之進某某等為十一  
人蓋其間婚姻相屬有無相通欣喜憂戚相往來  
以無失呂氏之意自繼顏倡之而成於與言甚善



西園公文集 卷之五  
也今歲七月懋敬母氏王夫人壽屆七十而以十  
七日爲設悅之辰與言復以頌禱之詞見屬予惟  
十一人者雖兄弟無以加也則於懋敬之母有諸  
母之道焉予安敢辭昔者嘗讀翟公書門之語因  
歎以爲世人市道之交宜或有此而予自閒居來  
邑中識與不識皆知憐之懋敬等更相慰藉視昔  
有加而意外之侮及親之辱乃出於平日所謂最  
親之輩然後知翟公之言有盡然者而古人以朋  
友之交與父子昆弟並重不以他親雜之蓋其義

不可易矣後漢郭有道嘗止宿茅容殺鷄爲饌奉  
母而自以草蔬對客有道因此大異之范式與張  
劭爲友旣別去與劭期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  
孺子焉及期式果至劭毋爲饌升堂拜飲盡懽而  
別古者之交其親人之親也如此則與言及予輩  
將升懋敬之堂拜夫人於幄後展子弟之禮豈非  
古人之誼與聞周氏世爲東土大姓懋敬之曾大  
父自東來徙尚貲累千金至大父始盡廢而父啓  
菴先生復不幸早歿夫人年甫四十卽爲未亡人



而懋敬亦僅十餘歲夫人熒熒三十年之間攻苦  
茹荼以振旣墜之業教其子若孫皆有聲庠校飛  
騰於時且人生自澡髮以至百歲其間榮悴消息  
常不能相半甚者倒行而逆施之而夫人今日苦  
盡而甘剥極而復於是乎可以賀矣因書以復與  
言之請其復書名者予向所謂八人進爲十一人  
者也

李母陸孺人六十壽序

吾邑前輩仕宦之達者稱羅村李公公以嘉靖戊  
戌進士起家南吏部郎數年歷藩臬大吏又數年  
進中丞撫湖廣再奉勅督三省大木三殿工成人  
佐院事公于仕路如巨艦乘便風駕順流坦乎適  
萬里之途而莫之阻也公生平無他好獨喜太史  
公書案牘之暇口誦手批終日無倦而邑中歸太  
僕先生能爲太史公文詞公雅與相善每手書至  
輒以示人卽語涉譏訕公弗爲諱也日吾于太僕



交於形骸之外如此公有丈夫子五人若貞之凝  
之舍之輩予皆獲交下風而最少者曰成之今去  
公之世二十年而成之之母陸孺人年始六十是  
歲九月十日爲其誕辰前期其友吳任夫徐元長  
偕來徵予文予時以家慈寢疾日侍醫藥謝弗暇  
已而王樞北又來予以謂予方欲介壽於吾之親  
而于以壽人之親不亦可乎公自南都歷江右山  
東河南最後開府湖廣皆水陸都會之地所至以  
冢自隨公官益高奉入益厚其家人之享庖廩之

豐而出便舟車之適孺人於時一女子耳雖賢無  
以自見及公旣捐館舍成之產日削不四五年去  
華屋而誅茆矣棄畝鐘而灌園矣綺紈者布帛而  
膏粱者粗糲矣孺人乃能舍昔日之奉而甘之成  
之雖貧性豪宕如故孺人至躬烹飪以給客幾有  
陶毋下髮剝藁之事不獨身甘其困而又使其子  
樂而忘焉夫人情每翕赫於富貴而愁思於貧賤  
况乎倒行而逆施之雖丈夫猶或不可堪處而孺  
人乃始終一節如此其可謂賢也已今成之之產



西園公集 卷之五  
雖不逮曩時而粗可以自給非久當用舍選拜官  
於朝孺人行復有板輿之奉非終困者夫孺人能  
以居昔日者居今日則其能以居今日者居他日  
可知也譬之木焉雨露之所榮霜雪之所悴此凡  
木也惟夫雨露霜雪閱歷於歲時而于木無榮悴  
焉者然後知其爲良木也孺人之壽何以異此哉

周母張安人六十壽序

鄉先生周婁山以易學起家進士初吾邑經生受  
易者常十九受他經者常十一自故老已然然率  
循守章句鮮所發明至周先生始推舊爲新舉業  
文字爲之一變至今邑中言易者繇婁山氏爲多  
張安人者先生之配也先生微時家故窘乏安人  
篝燈辟纊多至夜半先生執經就明而讀以爲常  
安人捉所讀書謂先生曰富家翁原田膾膾禾苗  
穰穰築圃滌場穗滿道旁有千斯倉而吾甌中粟



常不及晨也庶幾有秋在子手中矣奈何不自勵乎先生益感激思奮卒以易成進士其始仕令進賢也則安人從入爲司寇卽理漕刑淮上也則安人從出僉楚臬分憲符也則安人從最後叅議西川始以翁老侍歸便養俾先生獨往無內顧之憂當其從先生出入徐沛湖湘之間彩輿畫罽上下千里候吏郊迎庖廩續食赫赫榮顯矣且藩省大臣爲古岳牧之職則其夫人有諸侯之妻之尊人咸謂安人一旦崛起貧賤躋富貴有不勝其華者

而安人泊如也先生居官廉潔自持不爲苞苴計未及中壽竟以病歿橐中圖書蕭然至易屋以畢襄事安人環堵數椽之中僅給晨夕如昔貧賤時人又謂有不堪其憂者而安人晏如也譬之艤舫駕海之舟順風乘流瞬息萬頃卽有驚濤怒浪屹然如山弗爲撼也安人所遭何以異是是歲癸酉九月十六日爲其六十之誕辰諸子某某等私慶於家曰吾其可以菽水廢禮於是友人周與言輩偕往觴之而以文字屬予予惟恒人之情侈然於



西園公文集卷之五  
富貴戚然于貧賤夫富貴貧賤二物也侈然戚然者我也是我爲二物者役也皆非壽之理安人生六十年之間榮悴甘苦備更之矣猶然安人也宜壽也哉予因與言之請卽以安人所遭祝之斯晉獻文子成室之義君子必謂之善頌也

柴毋顧孺人六十壽序

吾邑文獻之富甲於天下在前代者無論已國家設科以來奮自諸生躋歷華要者比比而有至孝宗朝掄魁輩出及乎嘉靖之初而仕宦之盛極矣自三公九卿以至臺省侍從無不備有其人一時雄藩巨鎮號稱多材者殆不能當吾縣而時爲京兆尹者則有黼庵柴公云公兄弟竝舉進士而公仕至三品之貴同時諸公之子孫今皆鼎鼎有立其衰落者絕少而公之曾孫欽甫輩以文學知名



於時尤不易得也於是欽甫之母顧孺人壽屆六十以是月十七日爲設悅之辰予友顧懋善輩將偕欽甫兄弟之姻上觴爲壽前期來謀祝詞顧予菲陋何能爲役然與欽甫兄弟皆往昔研席之交而懋善又予同年友也不可以辭予聞孺人賦性冲粹自少值其先太夫兄弟竝爲黃門一時赫奕鮮與爲儷然不自知爲黃門家女也及笄歸會泉先生逮事王舅京兆公門閥與顧相伯仲然不自知爲京兆家婦也姑氏盛夫人性頗嚴重孺人委

曲事之卒以孝稱先生始官於晉旋官于越必以孺人自隨內外之務多所匡弼有子三人長卽欽甫次華甫次純甫居常以詩書勗之及先生下世則愈自操作不以家事少累其子至今門戶無改於昔此尤丈夫所難也昔者陶公之母湛夫人欲令其子知名當世遇有貴客家貧無以爲具至斷髮供食後公卒賴其力以顯史冊書之以爲美談毋爲賢母而子爲名臣今孺人藉累世之資又自蚤夜拮据以豐厚其業不必下閨中之髮自足以



佐其子游學之費而三子者果皆以才藝有聲士林間欽甫之名尤爲四方所推重每使者閱士輒第欽甫爲首而先後督撫大臣往往延禮至今其子師事之卽他日策名於朝繩其祖武而孺人方壽考康寧優游於上進諸子而謂之曰一門兄弟吾家則有吾父爾家則有爾曾祖皆並起頡頏於時吾少小所親見也今復見爾兄弟矣顧不盛與然則今日之慶亦何足爲孺人頌也昔在丁郊予與懋善及陳晉卿周若金數輩會文字於欽甫家時方夏月調水酌漿不呼而具人人有清涼之適因相與歎孺人之賢今忽十年矣孺人之壽誼當自捧一觴展升堂之拜而其所爲頌禱者則先因二君致之亦二君所以頌禱于孺人者也







西園公文集卷之五  
雖君亦自信其然以故偃蹇選曹者數載至往歲  
始治裝上京師拜主南端簿君爲人儒雅蘊藉冲  
約寡默類古所謂言不出口體不勝衣者自其先  
中丞好司馬子長之文君能世其學所居室焚香  
灑掃坐對太史公書數册而已絕不喜浮薄子翁  
張之態吾縣自昔稱仕邑前輩風俗淳厚名公鉅  
卿來居鄉者不敢擁高車建大蓋至有徒步入蒨  
屋下對黃髮老叟竟日值不在則前自通曰某今

日至邑中相傳以爲美談而近者士風大異於昔  
使人有龍藏虎逝之歎君之始拜宮端歸也僅乘  
一幘車深自障蔽輿臺屏跡門巷聞然其爲修謹  
類如此蓋大臣子弟如君者誠不多得也余因論  
以爲宮端乃國儲育德之地在羣寮均有保輔之  
責自漢魏以來選德任賢必極一時之勝而今上  
春秋鼎盛大婚甫畢前星之耀有期使異日太子  
家皆得君輩而用之其爲睿質之助豈少哉君今  
年五十其弟凝之舍之皆來過余謀祝詞余昔授



君二子書好觀其家所藏文字見中丞督木時與當路尺牘語不涉私第曰山力竭矣三省之民瘳矣惓惓以罷採興工爲請因掩卷歎曰仁人之言其有後哉及見君行事則又歎以爲君殆其人乎君年方及艾禮稱始服官政而毋顧淑人康強無恙非君爲壽之日乃二君以兄弟自致其情有不能已者因書以塞所請若君之功名福祿則固未也他日尚爲君執筆頌之

拙菴張親家母朱孺人六十壽序

予姻拙菴張君以諸生之彥升入太學前後有聲場屋者垂三十年而計書往往失君最後又善病以是屏去舊業不復省而更名製字皆脩然有物外之意如是又十年所矣予觀古之逸民作史者記其所終多曰壽考至有稱莫知所在者蓋僊之也而其間夫婦偕隱若梁伯鸞龐德公輩尤爲照映簡冊史於龐公稱其携妻子入鹿門山採藥不返則又夫婦偕僊矣蓋遺棄家室肥遯林泉而後



謂之隱固不若與之偕隱者之爲樂也而况其偕  
僊者乎君之配朱孺人以儒家女歸君女而稱淑  
婦而稱賢母而稱令善真足以方古幃房之秀而  
又有大者孺人所腹惟一女而伯仲二子皆旁出  
孺人視其母若先後也視其子若子也有樛木之  
惠鳴鳩之慈焉是以論女德者尤難之初君在太  
學與四方豪俊遊孺人能內秉家政而外佐漿醪  
糗糒之供於千里之外及君旣歸隴畝抗志不出  
而孺人亦從君共爲隱居之服君所居在郊西十

五里婁江之上有田有廬有園池亭館之勝有琴  
可彈有書可讀縣吏不過其門市聲不入其耳雖  
不知與霸陵鹿門孰爲遠近庶幾逸民之高致乎  
自君負痾以來每歲之誕必爲壽予偕友人數輩  
必往爲客而孺人長於君三歲是歲八月二十六  
日開六袞矣君乃喜曰吾內子而壽吾不稱偕老  
乎吾壽可矣也進而耄進而期頤可矣也於是二  
子以萬年之觴觴孺人因孺人以觴君而余忝戚  
屬誼不敢後因述伯鸞德公之事以爲頌烏知他



日傳逸民者不謂君夫婦偕隱並臻高年乎又烏  
知君與孺人不遂如鹿門山中之俱僊也則人間  
難老之祝不足陳於前矣

顧母許孺人七十壽序

位高而享豐實大而名流此世之所謂榮願者也  
志於用世者慕之然所性不存焉若夫戶庭之內  
穆穆雖親親而尊尊養老而慈幼用於世而祿  
逮其親不用於世而甘膳之奉及焉樂乎心無待  
於外此則志於世天者恒重之昔人所謂南面王  
樂弗與易者也其或不幸而不得稱俱存通籍而  
不得書具慶則猶庶幾逮事其一焉孝子之心以  
爲猶愈於曾參仲由之所歎耳昔者常讀閒居賦



而思之岳自弱冠爲郎棲遲仕路涉乎知命之年其父瑯琊內史芑自岳少時已不逮養而岳賦盛稱太夫人在堂奉以板輿之御獻以萬歲之觴結軌垂柳之陰而飲襍汜水之上以爲人生之樂無易此者蓋安仁之心庶幾逮其母而事之以謂猶愈於曾參仲由之所歎者也吾邑顧氏自海濱來居江南道褐浦上相傳爲晉司空和之裔兩地皆以貲甲其里人予所知者誠甫誠甫予友水部陳君之妹壻也以是識之其初有原魯先生者元季

隱居海濱讀書學道几所憑處兩肘宛然人以比之管幼安者也誠甫父東巖公以舍選拜蘄州倅而歿母爲許孺人是時誠甫猶未婚幼子恒甫方七歲兩女皆未嫁又兵燹之後家事旁落孺人攻苦茹荼力振起之以次畢婚嫁之事且教二子克以行義自樹立可謂母之賢者誠甫兄弟以不逮養蘄州公居恒邑邑而奉母孺人極懽今歲某月某日爲孺人七十之誕友人夏九疇館於誠甫與顧氏之通家子弟丘大受者咸來以壽辭爲請疇



西園公文集卷之五  
昔之歲予母亦開七袞予無用於世又所謂不獲  
書具慶者一時自縣大夫而下暨於縉紳髦士咸  
來舉觴邑中以為近時希有之事而予亦得藉以  
少竭奉母之權今因二君之請適有感於安仁之  
賦遂為發其義如此抑誠甫雖不用世而嘗聞九  
疇言其子姪皆彬彬向學他日多功名之器夫誠  
甫既重其親以性天之樂而又以用世之士所慕  
者昇之後人此曾參仲由之所無而安仁之所不  
能兼也是為壽

西園公文集卷之五

西園公文集卷之六

古吳許承周見魯父著

祭文

祭存方蔣使君文

嗚呼哀哉同榜之誼世稱兄弟如吾兩人何減同  
氣追惟往歲並擢春官同邸而居兄前弟後出則  
方駕入則聯牀晤語芬芳襟期莫逆花月之晨風  
雨之夜盃蔬杯酒何嘗不同矢言相戒母愧古人  
世態脂韋共所耻笑及乎歲暮弟拜蕭山雨雪載



西園公集卷之九  
途春焉執手兄於明年亦尹長樂閩浙之政彼此  
相先弟遭惡客移對在杭適兄入覲惠而過我悉  
我之寃爲我短氣臨別踟躕心悲語塞解官牢落  
何事無之兄意有加餉勞屢至一時同輩不下四  
百用情如兄寧有幾人嗚呼哀哉純實之衷詳慤  
之行淵懿之學廉平之政金精玉粹秋斂春溫舉  
目世人誰過兄者仕宦廿年始服豸繡秩二千石  
田不數頃夫豈稱達夫豈稱富謂終大用以竟兄  
才近者還里弟一過兄兄時已病上客遇我及兄  
來崑色頗皙澤弟方勸駕謂兄有瘳如何首途遽  
云反棹一日錢君遇而相告子知蔣公已卽世乎  
倉皇聞之不知所對旣別登車涕泗交下誰知近  
會遂爲長別嗚呼哀哉甫聞兄訃卽擬奔哭會有  
季兒婚事倥偬及事之畢又阻河冰知七已終始  
克就道昔者之來兄迎在堂今者之來兄歸在木  
薦兄一觴能再舉乎哭兄以詞亦復聞否嗚呼哀  
哉尚享







以樂餘晷燁有令子夙受庭訓邁迹文史蚤被薦  
書再上南宮彌以自喜今年之春一吐光燄遂拾  
青紫有子而賢造物報公庶其在此熠熠龍章煌  
煌象服翹足可俟公胡弗延厭世羗穢奄也歸只  
側聞訃音扣其末顛咸共切齒彼何人斯族有大  
克不如葛藟自公先君氷炭異質爨讐相抵公性  
伉直不善媵阿逾復虎視百計寘公廼乘孤危辱  
公至死哀號重旻擗踊者誰實惟賢子生不逢榮  
顧若促之戴天啣耻彼蒼好還一洗冤酷返掌間

耳嗚呼哀哉某等附驥即君升堂之誼謂自今始  
匹夫爲妖遂能厄公隙駒何駛友讐亦讐禮也志  
之敢忘斯旨遥睇雲物靡覲几筵含辛作誄惟公  
有後公如不亡九京猶侈緘詞慰公炯然者靈尚  
其鑒止



祭徐鳳池文

惟公東海名家南州高裔父祖一經衣冠再世及  
公之身雅負竒氣倜儻之才岐嶷之噐芹宮蚤登  
雲路屢躡乃手一囊以畀厥嗣曰此遺書爾其勿  
替伯也獨先捷於午未旣對大廷遂窺中秘石室  
金滕編摩是寄帝嘉乃績逮其所自綸綍昭回迎  
歸里第公拜稽首其樂洩洩命服高軒稱其志意  
花月佳辰賓朋高會水曲山隈樓船鼓吹惟時太  
史綵衣在侍公命趣裝及爾強仕公貌孔碩公神



西園公集卷之六  
孔熾人之目公謂且百歲頃者微疾勿藥可俟太  
史純孝巫醫畢致而竟不救哀毀幾瘁惟是歛含  
庶其無悔嗚呼哀哉某等夙同方社獲齒行輩二  
三友生更有深契卹其灾屯時其問遺願公長存  
乃先傾逝言念往昔有覆厥涕薦此藻芹公乎不  
昧

西園公集

祭

祭慕節蔣公文

惟蔣於虞奕奕衣冠代有令名惟公之祖剖符分  
竹出典專城惠愛在人至於子孫衣被休聲惟公  
之考藝林蚤秀遽闕其萌惟公之妣方古共姜雅  
操堅貞篤生我公克趾前美爲時之英公在衆中  
才猷特達氣槩恢宏使公用世發於事業流俗爲  
驚天將昌之不於其身於其所生粵歲丁卯惟伯  
與仲雙飛並鳴明年戊辰貢於上國伯也先成初  
試絃歌洊登郎署玉粹金精政事文章識與不識



皆爲心傾帝嘉乃績爰錫綸封以爲公榮以子之  
才以公之年坐致列卿公不少待疇昔之夜遽夢  
兩楹嗟予小子獲與伯仲兩試合并伯之初第邸  
舍相接飲食相迎伯年稍長視我如弟我呼爲兄  
及予被擯獨加戀戀故人之情四海交游曾幾何  
人此誼匪輕倏聞公訃不覺失歎涕泗交橫扶服  
一奠我心彷彿見公於羨

祭耿封君文

代

於乎仰嵩華之峭崿其根蟠之可知覩江河之浩  
湯匪洪源而若斯古傑人之挺出詎偶值乎其時  
將所蓄之有自爰孕靈而毓竒繫我恩師楚侗夫  
子卓然名世斯文表儀顧茲世人知夫子之爲山  
斗而未知其源流氣脉咸自其先翁之所遺翁雖  
阨於無位實負乎磻溪莘野之姿旣高簡以範俗  
亦博雅而宜師名與楚山而俱峻風與楚水而俱  
馳惟蓄極之必發靡終闕而弗施乃誕生吾夫子



大以究翁之所欲爲憶夫子之在昔來董學於南  
畿羣士爲之嚮風識大道之攸歸邇開府於八閩  
一以德而爲威俾遠人之帖安作天子之倚毗翁  
之志意蓋於斯而大展翁之流澤自是益綿遠而  
無有津涯矧翁躋耆耄之上壽拊玉立之孫枝天  
之報翁可謂無憾又孰得以當年之不遇而爲翁  
以嗟咨某東吳末學椎魯無知兩蒙夫子之陶鑄  
幸從宮墻以外窺暨叨典學之命面聆金玉之詞  
勉佩服以逃譴信生成之匪殊丙子之冬天禍先  
慈方深倚門之痛忽承榮奠之垂在及門之諸子  
宜荷德之莫齊驚翁訃之遙至能不爲吾夫子拊  
膺而涕洟迢迢山川走哭無期聊緘薄奠少展哀  
私翁神在堂庶其鑒之



祭魏七姻家文

嗚呼吾邑舊姓真義則魏累世長享幾三百年近而著者曰恭簡公倡道星溪實公世父亦有光祿德配恭簡稱萬石君則公之考光祿五子公行在三克世厥德弗替引之光祿如奮諸子建慶公居其間不翅厚矣一鄉之人疏戚之屬或相什伯咸仰於公勞者待息乏者待濟飢者待哺負者待貸乃至病者死無告者待藥待槥視公如家人或倍公公亦弗較及其來歸更驩如也遇盜於途遽爲



西園公文集卷之六  
舍去曰此長者奈何犯之凡茲盛德可方古人如  
晚近世實所希覲每部使者觀風至邑必首旌公  
以爲善士公旣好施日不暇給尚平之累况也孔  
多晚歲坐此產乃大挫至舉子錢猶不足用公少  
多疾壯而知醫與命與相自擬上壽疇昔之夜酒  
肉在御云胡無疾而遽奄然壯子長孫遞先傾逝  
天之報公殊不可問某之仲子獲婿於公婚姻故  
舊惟公我憐它人於我草芥之矣以故念公每欲  
霑涕茲當窆期幽明永隔扶服一奠以寄哀情

祭封柱國少師張公文

代

嗚呼帝度南土宅以衡嶽滙以洞庭山川之氣混  
淪旁礴來萃於荆顯顯張公帝實命之往鍾其靈  
惟老成人不爲世用而爲典刑篤生師相今之姬  
旦邦家以寧德全福備富貴壽考七十餘齡一日  
化去乘彼白雲復歸帝所師相驚怛朝請還政夕  
不遑處天子曰嘻是惟元臣股肱心膂胡寧舍予  
疇與夙夜予其未許移孝爲忠損情就義我聞在  
古信者及門遜者戒途以慰荼苦某自釋褐受知



西園公集卷之六  
師相十年於茲館閣之儲清華之選每欲相推某  
謝不敏雖非我私何敢昧之昨僉楚臬獲登公堂  
不我鄙夷蟒衣玉帶國之耆碩鄉之表儀間者闕  
焉遽承凶問能不悲疑其方煢然出哭於位入卽  
於次子爲國老而以壽終海內罕二葬以賜地祭  
以上尊榮哀備至公則何憾所爲悲者平日之誼  
素車千里古人行之私心是愧嗟嗟束帛亦有蕪  
詞神與俱跂尚享

祭王中丞文

嗚呼昔在肅皇天未厭禍中有權奸外有棘虜亦  
有狡夷跳梁南土時惟我公允文允武我公文武  
秉憲於朝南截海鯨北遏天驕遂專閭鉞於彼薊  
遼爵賞旣崇謗讟是招功名之際自古難處加以  
奸相復從中沮帝不謂然而投杼一朝難作罔  
敢怨怒惟天之道無往不復日月之明無隱弗燭  
先帝在宥已見追錄迨乎今皇卹典斯渥正位司  
馬俾耀重泉錫金司空俾象祁連遣祭有詞雪公



西園公集卷之六  
之寃配以夫人恩禮並全其存其歿榮哀備焉某  
等鄉里晚進仰止自昔忻逢盛典咸手厥額式薦  
溪毛永懌冥宅公偕夫人儼其來格

祭翰林學海顧公文

惟顧於吳醴陵之系蟬聯千載明有諫議實生司  
馬位叅三事顯允我公司馬元嗣甫當立年已窺  
中秘衆豔公家甲科三世公獨廉取以退爲遂翰  
苑十年宮坊暫寄再以疾聞優游里第康莊在前  
濛汜遽墜嗚呼哀哉忠厚世植孝友天至老成之  
識著蔡之智還學鴻才今文古藝人所難兼公則  
咸備視善如赴不善如躡利路若染權門若避庭  
無雜賓室無私醜邦人嘖嘖下逮吐隸而不有年



莫知所自嗚呼哀哉世言生死宰自天帝帝之聰明惟民聽視豈人所歸乃帝所懟或厭溷濁使居清閼在地修文在天作記自公之亡人失所據將爲惡耶惡不可恣將爲善耶善不可恃嗚呼哀哉某學謝晚成仕慚早廢世所賤輕公乃不棄昨歲之春姻好是締以公元孫爲余孫壻公嘗謂人兩家契誼願相還往樽酒盞貳此言如新竟不少遲今者之往乃陳薄祭尙饗

祭太僕寺寺丞李雙梧文

於惟太僕藹藹吉人行必擇地口無溢言惟中丞公爲時名臣卿相竿旄往往在門太僕於時獨無畔援恂然儒服雅志典墳公旣下世紫殿覃恩始以任子需次成均初主詹簿再叅禁軍咸在留京尤有令聞迺進今秩俾佐天閑儼然九列卿亞之間粵惟駟政圻縣攸關歲當行部考其息蕃廩稍旣豐體貌亦尊太僕曰嘻予其舍旃昨歲天子幸視陵園千乘萬騎導從紛紜咸責太僕不敢稱煩



西園公文集 卷之六  
曾未幾何遽云疾纏方聞請急反服歸田桑梓在  
望館舍已捐嗚呼哀哉仕道下衰每家於官太僕  
之家以官而腹上有壽母九十其春下有諸郎半  
未冠婚胡寧棄去而歸九原顧瞻西郊丹旄來還  
行道嗟傷况在交親敬陳薄奠侑以斯文

祭王蔡翁暨夫人歸氏文

嗚呼吾鄉老成孰有逾公左繩右墨履信抱忠處  
裕能約垂老彌恭位至金緋業等素封八十二年  
以壽考終三尊稱達五福兼隆惟歸安人白首相  
從德全福備實與公同是夫是婦一郡無雙後先  
卽世五易霜風日遠令儀誰躡高蹤茲秋之杪遂  
返玄宮吉日庚午著龜協衷適彼西郊有丘斯崇  
何以樹之惟栢與松于焉永藏天壤無窮生等言  
念疇昔情有餘恫墓悲宿草淚比丹楓惟是盛德



食報必豐公子及孫其吉之逢尚饗

所以敬之

多文富貴日與千

鳴也

新對全

以壽

願銷

無知

祭華學士文代

嗚呼惟華於吳實稱巨擘冠蓋蟬聯照映今昔世

德百年獨發其奇於公之身中秘早窺廿載翱翔

玉堂金馬議論文章比於董賈出使朝鮮章服煌

煌奉宣德意欽彼戎王入典南闈一空羣驥如海

在東百川斯至既掌留院譽望日隆如斗在天繁

星是從胡彼讒人肆此萋菲公不為辯拂衣而起

年未五十而遽還山公之出處世道所關公曰勗

哉以遺吾子公子翩翩咸濟其美季也起龍再掇



魏科公樂未央髮白顏酡天不憖遺奪公何速復  
奪起龍無已太酷某皓首一經辱公之知口不能  
言心敢味之茫茫九原何嗟及矣絮鷄一奠我涕  
集矣尚享

祭李元涇文

嗚呼莊渠之李慶源何長至恭簡公濬發厥祥其  
季光祿益繁以昌五丈夫子里第相望公於其間  
警敏無雙早歲巍科陟彼帝京性尤好義遇事慨  
慷意之所揮倒篋傾筐里有劇役在長稅糧公每  
任之以蘇其鄉見人有善如恐弗揚其或不善走  
避弗遑雅信堪輿山隈水傍不憚百里跋涉梯航  
一言偶合千金可償俗師慕之肩背門墻或爲名  
高欺以其方餽勞有加來且未央市駿得骨異遇



其良及方夫人果獲吉藏初喜種菊寄興柴桑晚  
好漸移魏紫姚黃百方致之秘色竒香輒自珍惜  
袖掇其英公在公車垂三十霜晚而彌奮偕友同  
行或勸拜官榮有服章公謝弗顧回轡徜徉探竒  
選勝汲汲皇皇一年之內八九吳閭乃鬱其餘令  
子是亢伯旣登科仲亦將翔粵昔丁卯某解南場  
辱公不棄遂締姻盟仲子獻吉今在東牀迨乎近  
歲同舉社觴凡公笑語不襲故常臭味愈投形骸  
盡忘忽廢飲食氣體如甦僉曰公病藥餌是將公  
曰何病不藥自康清虛日來遽罹凶殃公形雖逝  
公神不亡戒勿用牲予其敢抗清酌素饜亦匪鮮  
芳惟有哀詞涕淚俱滂



祭支簡廷配兩恭人文

日星分彩河嶽萃靈鍾美賢杰發間於崑皇皇崑  
才惟國之楨經文緯武四方以寧指數前修可得  
而云顯允我翁吾見其人昔翁振藻冠冕斯文鸚  
奮鵬騫臚唱大廷爲王典禮秩秩絲綸榮戚貴璫  
狐窟鼠奔爲國藩翰惟藥惟冰根盤節錯迎刃而  
分東粵之教多士雲蒸絡繹聯翩桃李盈門文用  
旣彰武畧攸陳作鎮三楚熊軾朱輪褰帷仗鉞民  
夷擾馴播人不戢蠶叢鳧紛帝曰欽哉矯矯虎臣



乃降九服乃破黃岑七戰塘保板角煉碎再破苦  
菜播功用成天子嗟咨江漢底平爰蔭一子俾業  
成均輿論噦噦公若弗聞拂衣南還載歌載欣計  
歲樹木樂我故園危坐却掃孫子振振箕疇五福  
爰歛其純翁攸好德維福之因人曰未盡閨門化  
原以基以培繫兩恭人恭靖闡教爲翁瑟琴厥子  
肯構翁德彌敦養利世美女範惟貞奉翁中外星  
爛鷄鳴從夫之爵翠翟珈瑱惟天不僭佑命自申  
百年觀化於湖之濱龍旗交交嘒鼓彭彭素車白

馬如鴈如雲觀者塞路必得其名某等敬恭桑梓  
欽矚老成載領色笑如春之溫載交賢胤如日之  
升泰山其頽仰止曷勝採澗陳詞涕泗孔零

今欲舉事太對... 不二... 欽矚... 升泰山... 祭玉太... 祭玉太... 祭玉太...



西園公集卷之六  
祭汪太淑人及李太僕夫婦文代

惟太淑人篤生喆嗣位躋九列從子而貴施及聞  
孫賞延於世恭儉溫良官終罔寺曰張孺人爰作  
之配有相之能載於帝制是母是孫是伉是儷曾  
不二紀三喪相繼先是太君實有賜隧俟時之良  
今始襄事太僕孺人竈於昭位卜歲伊何辛卯厥  
次卜月仲冬卜日念貳千古之藏茲焉永閉某等  
辱在縉紳姻盟友契執紼而前臨窆而祭言念幽  
明能無隕涕侑以斯文靈乎不昧尚享

祭顧孺人文

嗚呼孺人之家奕世顯融臺端地峻岳牧階崇來  
嬪於孫赫赫厥翁平生大節允孝允忠翁有喆嗣  
其季猶龍初翁下世伯仲邁凶獨禦其侮而遏其  
衝家難旣夷堂構日隆內不廢學鉛槧是攻外不  
廢客庖廩是豐孺人佐之奉以始終凡其內則無  
喙可容尊嫜稱孝夫子稱恭慈能逮下惠以展宗  
閨門之內凜如嚴冬雖古列女實堪比蹤某夙聞  
懿範久伏下風爰以叔子俾托喬松遽承哀問若



疾於躬薦此生芻蕘真漠之中尚饗公謨承家同家

國門之內其賦類之類古而文實華其類茶風聞

之而容度其類類類六千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祭陳大夫配朱宜人文

嗚呼吳中四姓其弁曰朱宜人

獲所從為陳大夫大夫之先亦世厥儒宜人來歸

孝其舅姑復相夫子以拮以据俾其家食一志詩

書逮乎既貴內顧宴如再典中州人為帝虞所至

潔廉輔以勤劬煌煌制誥奕奕簪裾褒錫之典與

大夫俱大夫被讒服返厥初宜人謝之子毋長吁

巷伯之刺何代所無青蠅之污何損璠璣大夫曰

嘻子實知予分甘對案每共懽娛烝嘗之外饌及



西園公集卷之六  
三  
朋徒大夫在堂宜人在厨樽俎滿前旨酒嘉蔬大  
夫遽遽內子所儲疇昔之歲二豎見掄大夫憂之  
遍走醫巫奉倩之愛始終弗渝需遲數年藥石所  
扶胡不白首而遽云徂大夫哭之涕泗爲枯鬱鬱  
新阡橫塘之墟月日孔良始駕靈車隧門一奠以  
餞幽途副之哀詞蒐其鑒諸

祭封侍御沈公文

嗚呼天日垂乳飛舞於杭海若鞭潮稅駕錢唐山  
靈川傑奠此大邦出爲英賢後先頡頏惟公之系  
著自武康具載南史譜牒芬芳盤根旣大奕葉彌  
光迨公祖考弗替冠裳公在藝林才氣無雙片詞  
一吐千夫莫當指顧功名日星之傍世莫能用抑  
而爲郎典客非貴雄心未降甫入國門遽懷故鄉  
維居伊何有崇其堂維圃伊何有千其桑粉榆社  
煖湖山興長發爲吟咏積成篇章公身雖屈公後



則昌篤生我師爲世珪璋巍科再拾膺仕且翔爰  
稽宦蹟首最濠梁蘭省白雲栢臺清霜咸著聲實  
厥繇義方龍章赫赫豸繡蹒蹒庶幾公志於焉以  
償我師純孝曰父是將兩䟽乞身及公尙強亨塗  
在前家食是遑山巔水涓父子徜徉徃歲丁卯師  
在南塲凡被品目咸稱俊良不圖糠粃均辱播揚  
生我成我恩其可忘因師見公廿載門墻每聞康  
樂謂且未央忽承哀問相顧徬徨義當扶服屈公  
初喪去冬徂春多事劬心之徃矣身則未嘗言  
白其馬亦絮其漿公不我後酬此一觴



祭吳太親母林孺人文

嗚呼勾吳之系厥澤何長至今江南巨室相望東  
州之吳孰亢厥宗曰大官丞爲少山翁翁故高貴  
亦旣累代惟林孺人作翁之配產於茂族儷此慶  
門克相君子靡有間言翁旣捐賓復相厥嗣每謂  
多藏貴在能施飯僧造塔無有弗檀持曆而請百  
金非難歲之再飢日粥餓者四門咸集千石可捨  
初翁之亡病起倉卒內有三母不爽毫髮卒以令  
子行立文成俾游大人以載厥名子以母就母以



子顯東海稱賢前史非遠少假歲月榮養可希六旬甫二而遽大歸令子仁孝哭踊無所庶幾宅日祭以鬲俎某也蹇拙夙忝姻盟惟我伯子館甥之甥方遣訊往遽承訃來燕詞菲奠以寫我哀

祭顧水西李孺人及顧熙宇舉襄文

於惟封翁古之遺民溫良恭儉貌朴情真於惟孺人作配君子婦順母儀咸備厥媿篤生哲嗣鳳麟翹翹伯也獨先奮跡畿闈於惟熙宇風光月霽繼撥巍科遂聯高第絃歌一試實在中邦報政天子海內無雙褒以璽書爰逮所自惟翁孺人從子而貴白首伉儷五福所叢天之畀之孰云不豐至於熙宇孰云不嗇胡然而天乃愆其職徵書甫至連阻于艱日月未幾其壽復慳謂天難諶視此二老



西園公文集 卷之六  
謂命有常而子則天茲當窳窳同類畢臻籩豆孔嘉哀詞並陳尚享

祭孫太夫人文

浙於東南是爲巨省惟浙之西實吳之境世稱蘇杭如甲與丙嗜好語言不異鄉井有高天日有滙具區毓秀鍾祥豈獨丈夫惟夏夫人洵美且都爰來自杭歸孫于吳孫旣德門夏亦令族顯顯孫公忠孝允淑功在卽署政在藩服名在國史身在林麓夫人之歸方公林居才大如公弗究厥施施于有家乃公之餘時惟夫人式克相之歲登千廩日食千指籩豆酒醴賓客祭祀夫人相公以翼三子



惟仲與季夫人是恃夫人之季辱與余姻文中龍  
虎人中鳳麟眇余蟻垤而托崑崙幼子之婦夫人  
之孫方期幼子省問寒暑幃帳如新而遽不處酒  
崇於觴肉登於俎我心孔虔靈乎何所尚享

祭馬安人文

維靈獨純坤道克全女則天孫靈質姬姜懿德來  
嬪於馬亦曰齊美朱陳令族梁孟敬止孟母心勞  
有子大夫琬琰藻纘以贊皇圖虎躍龍驤簪纓華  
署宵旰宣勞水衝重寄疏决纘服擘畫惟周億兆  
諸胥百萬飛芻唯奉母訓所在樹績鸞誥馳榮汗  
青銘德翟衣鶴錦天寵未央胡厭世氛遂還帝鄉  
某等尾驥大夫誼在猶子突如訃來淚不能止嗚  
呼地萎萱草天隕婺星珮環聲絕刀尺遺辛賸有



絲綸光賁玄壤生則有涯芳徽炳朗滯於簡書執  
紼無繇瞻望吳雲妻其素旂燕醕遥陳楚些寫悲  
太虛游觀神之格思

祭李母顏孺人文  
嗚呼昔我親家元涇先生廓落大度人中之英爰  
擇孺人俾贊內庭孺人之來中外合稱惟才惟識  
丈夫罕並先生好客學士經生不遠千里纁帛將  
迎鴻寶之秘青烏之經悉所招致咸精其能先生  
好施不問虛盈一言偶合千金可輕孺人內憂是  
寧可恒陽策其費陰操其羸初不知者謂私是營  
先生既匱一旦為傾日余蓄此子乏是承人始歎  
服謂非常情先生愛敬與伉儷衡及先生歿慟不



自勝歲月再週深疾久嬰縞素未除箕尾遽乘胡  
界之豐而嗇其齡某之仲子實厠館甥辱在姻婭  
且惜且驚式陳牲酒以餞幽程何以慰之令子學  
成他日雲路與伯齊鳴爰有鸞章播自明廷尚饗

祭周同年母唐夫人文

嗟人之生莫如弟兄欣喜憂戚如躬是嬰世稱同  
年等於同氣其赴如響其調如味來也四海萃也  
一朝握手吐心如奏鈞韶况同閭里出入爲偶凡  
厥所生如我父母嗟嗟夫人實產於唐言歸於周  
爲婦孔良是生伯金獲同鄉舉若漁在川獨釣其  
巨伯金之能庭訓是躬豈惟在庭夫人在宮三上  
春官曰歲甲戌報捷之朝聞訃之日嗟嗟夫人旣  
勤其菑乃嗇其畚誰則職之某等辱與伯金誼均



西園公集 卷之六  
兄弟夫人則亡我涕如泚扶服以往薦此瓣香夫  
人來歸大漠之鄉

祭周儀部文

惟公鍾昆侖之間氣兮抱真樸以自全譬荆玉之  
在山兮當昆吾之未鑄衆皎皎以自炫兮塊焉獨  
守其玄言若不出諸口兮衣若不勝於肩乃神明  
之內蘊兮肆文藻之翩翩石丞相之醇謹兮數六  
馬於君前劉儀同之耽經兮行及門而忘還此古  
篤行君子兮彼流俗之所訕昔丁卯當鄉薦兮公  
褻然爲士冠越丁丑旣大對兮行剖竹於澶淵辭  
專城之皂蓋兮戀廣文之寒氈居太學久遄回兮



甫儀曹之稍遷鎮雅俗於留京兮需大用於它年  
謝輪鞅以息交兮列圖史於前筵競寸晷如書生  
兮手自鏡其媼妍將發舒爲述作兮俾今信而後  
傳胡造物之忌才兮遭二豎之爲愆嗟醫旣不可  
爲兮始請急而言旋曾信宿之彌留兮遽乘箕而  
上仙痛高堂之白髮兮悲弱息之孱然信司命之  
不可詰兮誰與扣夫九關某等承交親之有素兮  
嘆丰儀之莫攀肴芳兮在俎酒潔兮如泉有懷兮  
慄怛掩淚兮潺湲瞻素幃之肅肅兮聽哀些於終

終篇

祭近耕吳先生文

嗚呼雖有至治不無遺賢矯矯名隱其天不全雖  
有樹德亦往於田心之逸矣乃逢其年惟公受性  
象帝之先純一無他其用則專惟儉惟勤日長月  
繇亦旣耘耔胼胝是肩亦旣就時取贏於天黍稷  
穰穰倉稟芊芊公意弗渝務永其傳訓養子孫昕  
夕勉旃恒其德貞人十已千惟天相吉繞膝循簷  
樂此靡涯於澗於泉云何不慙朝露溘焉隣里歛  
歛有淚如川某等幸屬桑梓往來彌連春雨秋露



木落鳥緝公味如水數飲而鮮今之來思忍視几  
筵存順歿寧公真飛仙臨風三酌芻潔酒玄尚饗

西園公文集卷之六

西園公文集卷之七

古吳許承周見魯父著

墓志銘

徐長君孺旭暨配吳孺人墓志銘

徐長君孺旭葬有期矣孺毅以其所自為狀來徵  
銘嗚呼吾尚忍銘吾友孺毅謂子實知兄兄待子  
以葬乃序而銘之君諱兆曦母王夫人夢有日射  
懷而有娠故名孺旭其字徐於嘉定自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公諱學謨者而始大是生君君有三母



前歐後金王夫人則尚書公再娶婦瑯琊大族女也孺穀名兆稷於君爲異母弟君長姣肥白有偉度望之知爲福德人幼性穎其大父贈公素擁萬卷授以書多成誦六歲就外傳七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十歲能屬文十六歲補邑諸生試於省不利歸卽與其友今方伯龔汝修氏下帷發憤於書無所不窺爲應舉義大雅卓爾試輒高等尋以廕叙入成均其文日益高壬子試卷出名籍甚謂必魁都人士已復見黜君益自力於學與其友今駕部

王岡伯氏讀書於都城外西山之麓以餘力爲古文詞詩歌一稟於度稱能世其業云君自爲諸生至胄子凡七試兩省三之楚三之燕遊道日廣所交知皆海內名士昔柳子厚爲獨孤君銘列其友僅十三人而君固不勝書也君又善諸體書其真行尤姿媚嘗慕李北海能自鐫其文因習之爲所知篆刻私章絕古雅最後習畫予在都君來應舉數相與尋其舊遊所至必爲圖以志有黃子久佳處性嗜酒酒戶頗寬能傾其一座人人亦樂與之



飲不醉不止醉則傀俄自頽如稽生而已終無一  
謬誤語其才藝意度類若此然內行淳備尤檢鏡  
倫物尚書公甫六十老焉而杜門謝客益務爲簡  
重君朝夕不去其側者十年一日也後母金夫人  
性亦嚴君獨能得其心孺穀喪母時亦幼君稍長  
拊愛周至及以藝文相師友更切故君沒而孺穀  
哭之曰兄吾父也他如睦親交友率居其厚而性  
特寬柔和緩卒然試之莫能得其喜愠家庭間不  
聞訶噍何論教刑然竟以是致累有二奴者蘊利

生孽所知多以爲言而君尚濡忍也一朝難作群  
不逞之徒將甘心焉及其身矣會尚書公以疾薨  
而君內傷於毀外傷於侮憂愁困苦勞瘁憤懣何  
所不有而身其餘幾哉一夕歸自吳興甫入門狀  
如中魘不能出一語予與沈伯咸氏疾馳視之則  
息已不屬莫可藥矣爲之大慟嗚呼君福德人也  
而以暴死乎君配吳孺人太倉大族女然不敢挾  
富以驕其夫家恭儉孝慈所爲事尊章衡臧獲者  
咸有禮法令君不知有內政者垂十五年以故孺



西園公文集卷之七  
人歿而君思之不更娶君歿而孺人之弟哭之如其姊也其夫家亦劍幸茲也  
銘曰  
龍鸞之文以禦鼠雀金玉其相為瓦石搏生於燕翼死於蠶蠶亦有嘉耦中道殂落十世猶宥先澤未涸寧丁我躬朝華夕穉見此茫茫為善為惡於呼天人無傷其壑

太學生星嶽吳公洎配季孺人墓誌銘 代

嗚呼是為有明太學生星嶽吳公洎其配季孺人之墓也其友御史中丞某以其子鳴瑤等之請恍惚其生平兼採月旦泫然而為之志蓋余少以鉛槧之業與公為若水交余不敏幸竊一第而公以雄才碩抱謂宜旦暮脫穎去竟困頓逢衣中不得伸其志以死賴厥配季孺人提諸孤而教之以不墜其家聲茲伯叔皆以文行著仲子且服官晉藩有循吏聲則公與孺人為不死而余亦可藉手矣按



西園公文集 卷之七  
公諱雲翀字孟起別號星嶽其先系出仲雍世居  
句曲由句曲而徙之婁數十傳而爲處士公子貞  
世有隱德貞生心授光祿丞配林孺人實生公初  
光祿公性至孝而艱舉子處士公爲怨家所誣成  
大獄光祿公傾家贖之人曰未有孝若公而不胤  
者忽夢神以寧馨昇第腦後若癰決者未幾始誕  
公公生而穎異光祿公以單傳及晚舉意不欲苦  
之乃公負志卓絕早歲補博士弟子員復循例入  
太學卒業南雍試輒爲諸生冠一時聲價籍甚而

公謙和豁達好客樂施且重然諾傾肝膽以是多  
長者游其最若弇州文肅無不把臂入林引爲小  
友而公學日益進一時相切劘皆名下士相繼掇  
高第而公獨阨數竒至歲甲午主司已報可又限  
於額而不獲售於是鬱鬱不得志放浪詩酒以寄  
其牢騷不平之感而黃冠緇衲之以營葺募邑耆  
里老之以橋道請良工黠賈之以翫好市公無弗  
傾囊應也以故所至集而踪跡之者如堵焉而尤  
好行義其所解衣推食恤死問孤濟困扶危掩骼



西園公集卷之七  
五  
瘞幣者幾無虛日故貲日益落而名日益起舉焚  
券之請厚亡之戒不得之光祿公者暢行其所欲  
如歲值大侵當事者未議賑而公已發粟千石所  
活不可計矣若其見寃獄而代輸贖緩聞姬泣而  
立贈佩環憫孤客之無家而資之授室傷窮交之  
無後而爲之備棺卽求之古人中不數數見也歲  
丙申疽發於項爲庸醫所誤戒諸子曰昔吾感異  
夢而生或前孽應爾慎勿歸怨於醫展吾德當報  
怨當忘之夙心也惟平生義舉有志未逮者以叮

嚀後人餘悉置不語結跣向西含笑而逝前二歲  
公方葬其兩尊人而羣議謂地不吉有勸宜急遷  
者公歎曰吾忍暴旣安之骨乎卽不利願以身當  
之夫孰有委其身以安父母者則公之純孝謂應  
格天以永年而年僅四十有三安在乎有德者之  
必祿且壽也自是而家政倍責於孺人矣孺人出  
於季父曰觀察公德甫母張宜人及笄而歸公凡  
纂組織絰烹調書筭靡不通曉又性孝敬得其姑  
權公旣不屑問家計一切秉成於孺人其婚喪大



西園公文集 卷之七  
禮及賓客禘會無不立辦而臧獲輩皆凜凜受約  
束公歿諸子皆幼弱孺人闔戶而課之學外事一  
切不使知又躬率諸婢子操作以佐修脯先時公  
既負豪俠傾貲無筭歿之日又多爲家指所乾沒  
孺人乃一意以儉約督率諸子婦而光祿公之業  
竟藉以存其什一諸子有少過泣而懲之不少假  
故諸子皆自好奉治命惟謹性好佛而不爲無益  
之施惟以織紉資作旃檀供耳仲子將吏晉藩誠  
之曰職無崇卑造福一也願汝作循吏爲父母光

仲子受教往明年署篆繁峙果矢志奉公甫半載  
而邑人立像以志感繁峙與五臺界孺人夙願朝  
五臺而仲君適蒞其地遂赴其迎養朝臺日感現  
佛光隨夢比丘相接引謂從者曰吾其西歸乎乃  
亟歸負疾疏家事井井如平日遺訓諸子曰承先  
業惟儉篤友于惟和吾目可瞑以下從汝父矣其  
易簣之言猶足爲世法也不佞與星嶽公少同游  
長同業且始終同心者敢各一言爲良友負乎故  
矢筆而誌其實如是



西園公集卷之七  
大銘曰

虞仲肇吳實開茜里昂昂長公賢聲蔚起倚馬成  
文煥若霞綺一笑揮金囊傾若洗積德累仁不可  
枚舉曷爲無年西歸隻履亦有賢媛克配君子唱  
隨未久栢舟是矢合葬如防高山長水

程長公配孫孺人權厝誌

徽州程氏自晉太守元譚始著至唐而都使湮以  
鄉兵捍巢寇寨休寧之汭川里因家焉汭川之後  
與坑口金吾孫氏並以名族望其鄉世世爲婚姻  
不絕孫孺人者程長公子濟之配也父曰雙桂翁  
母吳媪孺人生而婉淑有至性年十三吳媪卽世  
每哀戚不自勝及侍雙桂翁則如弗爲戚也者而  
更以好顏上飲食時弟甫八齡旦起先爲盥櫛已  
輒勉出就傳暮復儲甘果伺其歸蓋弟歸而就姊

西園公集卷之七  
肯樓堂



西園公文集 卷之七  
如就母也事所母吳媪後者禮一如吳媪諸姬朝  
暮在旁不見有二母之異以是雙桂翁絕憐之爲  
偃蹇數姓晚迺得程長公曰是足尚吾女矣孺人  
之歸長公也而舅文和府君歿已久姑系亦吳氏  
稱未亡人孺人痛曰自吾在室不獲終事母歸又  
不逮舅養傷哉天乎乃歲時蒸嘗必躬必潔而早  
晚上七箸吳姑所尤備極孝敬蓋久而妯娌先後  
咸化之孺人又勗長公曰吾徽之俗上者用儒起  
而次以賈奮子本儒生以早孤見廢則盍爲其次

者乎遂身自操作持戶內事而今長公一意賈四  
方旣數年積織累微居者什三行者什五而業乃  
大起倍於府君治賈時吳姑見而喜曰有子婦若  
此他日可以報地下矣先是長公嘗病瘧逾年弗  
瘳孺人入治湯藥於室出謬爲好語慰姑於堂竟  
長公之疾不少勸長公瘳向孺人以憂勞內損疾  
大作吳姑持長公泣曰是子是婦吾所待以寡也  
往者天幾奪吾子今又欲酷吾婦耶泣已則又自  
憫語曰兒初逆婦於河河水暴溢婦輿甫濟而橋



斷兩涯人且驚且喜以爲新婦福德之徵也今雖病當不至殆已而果瘳蓋其姑婦母子間媾嘔閨門之內如此也孺人生長饒裕而自奉極儉薄飯粟衣布終其身雖暫御鮮甘有頃已復故矣而至延師教諸孫則爲禮甚備曰厥祖父已爲其次者孫當爲其上者於是諸孫彬彬起文學矣長公年七十會上令天下舉高年行養老禮休寧令以長公應詔是時子婦孫曾若干人悉前上觴爲壽孺人舉觴屬長公曰子賈名而儒行固宜榮有冠服哉不腆老婦偕子白首令人今日憶渡河時事耳長公名楫子濟其字鄉人稱之曰長公旣老或稱草堂先生云孺人卒卜葬未吉將權厝于溪西之原而其子來請誌銘跪且言間者曾乞其鄉范司農狀會司農遷爲守狀不果來則手孺人生平大畧示余余謂權厝可以誌而不銘也







西園公集 卷之七  
受聘已而儲卒贊府丞餘杭不得志亦卒又喪其  
二子孝婦與後母笑然在疚宜人遣女奴存問相  
屬於道蓋姑視婦如女女視姑如母疇昔然矣既  
歸執婦道如素練中饋女紅出其十指無不精整  
而事姑尤虔先意承志不言而喻姑大喜是必類  
我姑病憂形於色嘗藥而後進不脫簪履立而覘  
候聲息浹旬無倦大夫多內嬖或挾其子驕倨召  
坐巫覡行厭勝術孝婦秘之不以傷舅姑若夫心  
所爲捍禦調劑良苦始舉一子殤後舉四女居恒

邑邑何以慰堂上人抱孫之望禱於三茅君舉大  
兒藻語儒一以此供舅姑含飴之樂差強甘旨耳  
復舉一子不育因病羸劣垂死幸而蘇復舉小兒  
穎而宜人有寒疾疾稍亟儒一肄業山中亟趣歸  
醫百方不效孝婦涕泣咨嗟搏顙叩心所事白衣  
大士請減已筭延姑年夜割股和羹而進之姑遽  
起初不令儒一知訊之侍兒云刀下血財濡縷亦  
不疾痛害事家衆駭歎三黨四境轉相傳誦何德  
而生此孝婦云姑日佳勝而孝婦憂勤憔悴病有



西園公集卷之七  
加而無瘳儒一案脉問曰恐卒然不可諱奈何對  
曰妾早失父母自分已死久矣微姑何有今日死  
誰能免第恨不及與君治姑百歲後事耳子女有  
君在復何憾卒而視不可舍姑撫而哭之乃瞑已  
更號咷婦坐我死嗟乎誰復有孝如婦者尋平生  
於響像慘然無歡趣後六年亦卒

舊史氏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子孝在親  
婦孝在姑親與子天合婦與姑人合求孝於婦難  
矣儒一稱其婦他懿美甚具余所重在孝故以孝  
婦各篇

### 張貞婦傳

貞婦曹巷張耀之女也耀業儒不舉爲里塾師以  
清謹世其家婦少有美志嫁汪壽非其偶也壽之  
父曰汪客嘉興人販米居安亭中初娶嘉興妻生  
二子及居安亭娶壽母壽生時父年老矣里中惡  
少多與壽母私焉母善媚惑逐其前妻及二子日  
宣淫汪客漫不省壽旣長又不慧反從惡少游凡  
有事悉倚辨時時隨屬相忘若家人然自婦初歸  
時往來者多行無禮目所不狎見惟謂其夫曰若



西園公集 卷之七  
而人非戚屬也何令得輒來家中壽言於母母見婦不類已固已不喜於是聞其言乃恚曰我有姑未嘗約束而婦欲作姑耶遂不欲見遣還母家暮年復還之其心怏怏嘗恨不能快意者迨歸凡工作織維命甚嚴峻雖竭力供事未嘗當意惟有訾詈掠辱而已蓋因其前所言於壽者欲威劫之令勿復言也婦於是亦悒悒不敢言然所以自持者益謹惡少中有一人最桀黠者日來飲酒其家姑與之尤親睽每私窺婦婦憤憤不自勝復一言於

其夫曰家有門庭寢室所以限別內外也旣無限別何用爲若我不言不忍自辱言之又見忤生如此亦何聊哉壽因具白父大致紛紜姑時不能自直益啣之不得已乃會惡少謀遣壽書獄縣中欲引與同汗以杜其口乘父出惡少來會飲酒酣登樓挑婦婦色厲以几上木槌投中惡少惡少前謂曰我威力所向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跬步之內婦知不免大聲罵曰汝刑餘罪囚宣淫我姑我家無人謂不能殺汝耶吾父母家清德奕世今



不幸見此敢欲行非禮於我耶毀其笄號哭呼天不止外人喑喑言之惡少懼事覺禍將不已乃共謀殺之引其尸欲投之火四五人舉之莫能動復火其居火起人往救之見婦卧於床頸脅有刃傷及隱處流血婦嫁壽凡再歲爲夫婦僅五月方有娠死之時隣人聞其呼娘娘云

贊曰予觀史傳所載女子之事多矣未有若貞婦所遭之不幸而遇害之酷者或者不能原婦之心以爲遲疑不決不能先死至於見殺嗚呼死生之際大矣既至於死奚畧有異議哉叔季之世士無清白之風臨利害鮮不靡靡自穢况一女子而導之以汚濁獨能持明白之節亦難矣予緣古義輒稱之曰貞婦明婦之死亦不獨一時之烈也



趙樂聖傳

趙樂聖者名國賢一姓周氏名可順字本之其先  
茗溪人也後稍徙青浦再徙崑山今爲崑山人大  
父某嘗爲故遼王府教授王性好內益選良家子  
充後宮時有以樂聖姊言王者王卽內爲夫人有  
寵而樂聖亦媚好警慧王見甚愛之試教以學書  
輒能書教以屬文輒又能文以是樂聖得出入王  
宮無間而其家亦僑荊州者久之會同縣周水部  
權稅荊州見樂聖於王所心欲得樂聖未有間也



西園公文集 卷之七  
無何教授死夫人亦希進幸而樂聖始不能家矣  
水部因請爲假子載與俱歸樂聖之從周姓自此  
始已復同載入京師是時貴游有文酒之會而水  
部故善飲喜吟所交往皆一時賢豪人也無不慕  
悅樂聖者其忌水部者至爲飛語撼之樂聖內不  
自安歲暮從風雪中跨蹇歸崑山明年水部果中  
前語被謫又數年再起至二千石以死而樂聖因  
出居外舍然至今稱諸人必曰可順可順不敢自  
名爲趙氏兒也其始終一意水部如此當其自京

師歸則已理故時鉛槧不廢及是益工而父母皆  
垂白待養家貧無所得食乃出傭書於人人或客  
遇之樂聖自視客也然益惴惴不敢當不知者或  
傭遇之樂聖心口語曰傭哉傭哉吾以親故自若  
耳然終不發展紙濡毫自若也至蒼頭輩欲與均  
茵席共食飲則時不能堪人或以是憎之然至邑  
中有喪非樂聖所籍記則往往失職而樂聖亦常  
先往後罷以爲助諸憎之者乃更愧服焉樂聖爲  
人性弱體柔言如不出口遇人無賢不肖務爲卑



西園公文集卷之七  
讓然其中較如也初從貴游時投贈文字甚夥樂  
聖恒寶之顧多媢語無足存者最後獨有徐宗伯  
秋水君傳其居燕楚事頗詳傳中  
高陽氏曰余讀北史至蔣少游事而詫古今人一  
何相肖也史稱少游以備書爲業北方不知蔣本  
士族是以人望不至相重又言其恒以繩尺瑣碎  
爲任雖識者爲之歎惋而不告耻疲此務行其志  
而不潔其名者邪噫樂聖蓋近之矣

西園公文集卷之七

西園公文集卷之八

古吳許承周見魯父著

雜文

崑嶼說

吾友進士周與言初自號崑岡子後更曰崑嶼而  
屬予爲之說按邑志境內舊有崑山晉陸士衡兄  
弟文章擅一時人比之崑岡出玉故名今山在華  
亭界中而邑名猶仍其舊云又按山海經謂崑崙  
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其上有琅玕樹而爾雅亦



謂西北之說蓋本於此然或曰璆琳總之不離於玉而已無有以爲璆者惟許叔重以璆爲魯之寶玉其說蓋出於逸論語曰璆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璆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然亦以璆爲玉而已不言其出於崑崙之山也昔者武王克商而成王定之康叔唐叔皆有分噐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魯之寶玉豈夏后氏之璜與穆天子傳稱天子西征登羣玉之山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載玉萬隻以歸大抵西

北山多產玉而群玉之山去崑崙不遠豈崑崙之玉流布於中土夏后氏以爲璜而魯受分噐因命之爲璆璠也與然則謂崑之有璆可也吾邑自二俊以來代有名人至我國家當孝宗之朝如毛文簡公朱恭靖公顧文康公十餘年間皆以狀元及第位公卿之極庶乎崑山之玉可以無愧而與言方鼎盛之年工進士之業以試於明時鮮有不能繼三公之美爲當世之珍如魯寶夏璜之貴也禹貢揚州厥貢璠璉崑固揚州域也吾將見與言之



與為揚州之瑤琨哉是為說

謝三公之志也

謝三公之志也

謝三公之志也

謝三公之志也

謝三公之志也

謝三公之志也

謝三公之志也

謝三公之志也

斗棬說

古者雲龍之瑞以命官嘉禾之瑞以名書蓋有瑞

則有紀後世紛紛不可殫述秋官大夫方子之未

第也夢有斗瑞焉因自號斗華子而徵余為之說

余詰之曰吾聞北斗為天喉舌有尚書出納王命

之象子將終踐台斗乎斗四星為魁太史公書所

謂魁枕參天者也子其遂魁南官乎又吳分上應

牛斗以子之才固精金利器也將若豐城之劍光

華上燭於斗乎凡三問方子皆應曰唯唯否否其



後方子遂以甲戌第進士居京師屢遷秋官大夫  
數年與余不相見而余說亦不果爲初方子之父  
侍御公世父太常公皆以易起家而方子獨精戴  
記之學當其肄事天曹嘗以專經分校鄉闈試士  
其精可知也而會有顯人之子爲其學者來講授  
邸中方子不能却顯人者嘗濡染故相之門故相  
死而顯人去方子遂有銅仁之命頃之免歸一日  
過余言曰許君許君知僕之所以歸乎夫爲郎十  
年非速化也爲經生師非自媒也而索癡者加指

摘焉且僕今者亦安往而不適哉昔之夢有斗瑞  
而以爲華也所謂真夢者也今且覺矣請更號斗  
槎子以喻吾之適君幸爲我終言之予謂乘槎犯  
斗之說出張華博物志頗爲不經而好事者以河  
與天通附會大宛傳窮河源之語因以此爲張騫  
事尤不足信然古有寓言之流不必真有是事斯  
亦大鵬逍遙之義也夫然則方子昔之所謂華者  
皆憂患之途也有道者弗以爲華也今之所謂槎  
者皆逍遙之境也子以爲適莊生亦以爲適也其



西園公集 卷之八  
書不云乎夫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者也方子  
自今將挾扶搖飡沆瀣以游乎無窮回視世人真  
蜩鳩之與蠻觸耳是方子之槎也方子喜曰君非  
我奚以知我之適君亦槎上人哉余戲曰非然也  
昔之泛槎者歸而訪詣嚴君平始悟身在斗牛之  
際子今問說於余余殆子之君平也且彼以妄記  
之余亦妄言之而方子盍妄聽之相與大笑因書  
其語以爲斗槎說

梅谷圖引

博士毛先生以梅谷自號且爲之圖而使其門人  
張端甫來屬予爲之引及徵其說則端甫道先生  
之言曰夫梅冬花也凌冰雪而開其於時爲寒其  
實於五味爲酸吾自秀才以至爲博士終身窮約  
飽歷世味其所處有類於梅者故以自况焉予應  
之曰有是哉有是哉夫世之稱貧士者信有如毛  
先生所言者矣而至於博士古今亦皆號爲冷官  
昔韓退之居太學作送窮文以自嘲至有朝齏暮



盥之歎而史稱鄭廣文之貧舉杜子美詩所謂才  
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者以爲據則毛先生之言  
信有不誣者矣而顧以辱於梅梅其肯帖然爲毛  
先生辱乎考之書周禮禮記左氏傳若爾惟盥梅  
若邊人饋食之邊菘爲乾梅若獸用梅若水火醢  
醢盥梅以亨魚肉皆以梅爲調鼎和羹之用而宋  
王沂公以狀元及第位宰相則其所爲梅詩者實  
兆之梅亦可謂富且貴矣而以先生之所自謂者  
匹之梅其肯爲先生匹乎雖然天下之物一也而

見者異之耳故梅一而已見者從而富貴之則以  
爲富貴矣從而貧賤之則以爲貧賤矣是二者烏  
乎知其不相非也而又烏乎知其不相當也所謂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故以梅爲  
調鼎和羹者斯謂之調鼎和羹矣以爲狀元宰相  
者斯謂之狀元宰相矣若毛先生自以爲毛先生  
者斯謂之毛先生矣梅烏乎爲先生辱先生烏乎  
不可比於梅乎端甫曰子之言是也予曰未也夫  
被繡而入廟不如其在埜也鍛羽而內食不如其



西園公集 卷之八  
辰天也而安知夫調鼎和羹之不如踈花冷蕊者  
乎而又安知夫炎炎之不爲涼涼者乎而又安知  
夫錫然之不爲整然者乎端甫日子之言是也請  
書以爲毛先生壽

題田生廉渠卷後

吾崑士俗之厚自昔爲然凡來秉教鐸者多長厚  
君子徃徃有去後之思亦自昔爲盛若近日則西  
蜀田公浙右吳公江右羅公繼之者大梁李公皆  
以盛德撝謙爲多士所歸一時黌校增氣而田公  
之子廉渠君尤雅善於予因採廉渠故事首繪一  
圖仍乞諸名公題詠其後萃而成卷持以貽之吳  
蜀相去遠矣君他日當展圖念予亦因以表一時  
師弟子兄弟之誼也



題金陵紀遊卷後

金陵山川之勝多有六朝舊事迨吾皇祖肇邦屹  
爲京國又不獨偏安霸圖號稱京輦神臯者也順  
甫茲遊壯矣後有紀述可見其興致之不凡云予  
自束髮以來以試事凡幾至今歲如燕都又一過  
之覽順甫所紀處爲之慨然而歎也

偶書以告來者

登吾堂者問秫稻幾何作酒幾石吾應之問稅稻  
幾何可飯幾人吾不願答也問新詩幾篇識奇字  
幾許日讀離騷幾行解彈棊與否吾應之問某田  
可買某屋可居用金幾餅吾不願答也問某日風  
某日雨某水甘可茶某花可蒔吾應之問某某窖  
粟十萬某某藏鏹百萬某驟遷某九轉吾不願答  
也



勗仲子帖

汝爲功名一身在外罕嚴憚切磋之助宜以心爲  
汝師書爲汝友早晚謹寒溫戒醉飽靜攝以養身  
忍嘿以遠害節費用慎出入擇交游體僮僕事長  
必敬處已必謙遵守監規讀書作課能依吾言汝  
雖在數千里外如日在家庭也可免父母之憂矣  
此帖可粘坐卧處

代公呈

呈爲懇查原卷並祀循良以快輿情以彰定論事  
先該本縣鄉宦舉人監生生員耆民等查得前任  
知縣方豪陳子佐縣丞李三省各宦循良政蹟相  
應崇祀名宦備細連名具呈本縣申府詳道轉呈  
提督學校老大人蒙批原任知縣方豪善政與貞  
操而並茂愛民甘繫獄以請蠲休澤久而彌光公  
論久而益定請祀名宦於理允宜准行崑山縣置  
主擇吉迎入名宦祠以示風勸其二宦稍待論定



此繳蒙此隨經本縣遵奉舉行外爲照三宦之並  
舉本緣輿論之至公而前院之批詳則以重典之  
宜慎非有軒輊於既往實俟考詢於將來但恐日  
月易邁久之則廢墜而莫修幸遇衡鑑俯臨於今  
則諮訪甚便及查陳尹之古心實政歷三紀而如  
新公論不爲不定李丞之清修苦節至蓋棺而益  
信聞見又爲最真政蹟旣與方尹而同符崇祀合  
與方尹而並舉伏乞俯徇羣情參酌衆議吊查原  
卷備閱履歷特將先任陳知縣李縣丞比照方知  
縣事體准賜並入名宦庶定論久而彌彰後政因  
而益勸矣



西園公文集卷之八

西園全集跋

不肖孫男士翹甫週暮而

工部公罹國難在崇禎己巳年兄士雅僅三歲姪  
瀨僅七歲至癸酉就外傳後

節母張孺人卽以

蕭山公詩文手澤傳示曰若父王事靡盬未遑梓  
也時雖未有知識輒令家僮抄副本藏之至辛  
巳從文休歸先生游歸故詩伯且父執謹錄

蕭山公西園詩集送較遂加丹黃於是兄姪共謀



西園全集跋  
授梓梓成 歸先生弁其端附 張元長先生  
傳文焉遭乙酉兵燹詩板燬失大半未刻之文  
集更置高閣心切痛之顧 先世大事力不遑  
及者非一在苒久之未暇補刊至康熙己酉竭  
蹙封築新阡至辛夷勉畢襄事至乙丑荷通庠  
諸君子暨闔邑耆里公舉

祖 父 兄三世鄉賢奉學院李 撫院趙 准  
藩司劉 本府胡 本縣杭 儒學梁 王  
各詳至丁卯從祀 文廟隨鳩工刻崇祀錄已

檢點詩板燬失者補完念昔年伯 張泰符先  
生從京邸還所授

工部公蕉夢軒僅存詩稿未付剞劂即於本年併  
張年伯傳贊張丈高墟墓誌銘續行刊就附於  
西園詩集之後復念文集尚滯笥中久未問世將  
幼時錄而藏之之謂何心更痛之至辛未夏勉  
力再以

西園文集壽之梨棗就 誠齋盛先生較訂請爲  
之序附錄年祖 李雲杜先生綽山墓誌銘共



垂永久越三載至今癸酉秋幸全書告成回首  
慈親手授之年已週花甲不勝泫然顧不肖兄弟  
及子<sup>青</sup>等孫<sup>桐</sup>等皆貧賤無文弗克爲

先世顯揚沒齒餘憾惟是此書之成心力幾殫而  
先世立言之心始得槩見兼用酬

慈親傳示苦衷以不失童子時錄而藏之之志謹  
識歷來刊刻歲月貽之後人所謂藏之名山傳  
之其人有厚望爾

康熙癸酉七月旣望孫男士翹百拜謹跋



書